

【研究論著】 Articles

西藏文化中的孔子形象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Tibetan Culture

曾德明、林純瑜

Te-Ming TSENG and Shen-Yu LIN*

關鍵詞：孔子、漢藏文化、西藏消災儀式、西藏命理學、苯教

Keywords: Confucius, Sino-Tibetan culture, Tibetan exorcism,
Sino-Tibetan divination, Bon-religion

* 均為德國波昂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所西藏學博士。

摘要

根據記載流傳於西藏民間的消災儀式的文獻所述，孔澤楚吉杰波是消災儀式的創始者。他被描繪為一位權威人物，經常用來威嚇作亂的鬼怪。西藏的消災儀式屬於西藏命理學的一支。根據西藏命理學的傳承，孔澤楚吉杰波就是中國的孔子（551-479BC）。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如何成為西藏消災儀式中的要角，並具有神秘力量，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援用敦煌藏文文獻、西藏苯教與佛教文獻中與孔澤楚吉杰波相關的記載，討論「孔子」在西藏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形象及其演變。西藏苯教與佛教在傳播各自教義的過程中，都發揮了特殊的創造力，以他們對中國孔子的印象為基礎，塑造出一位屬於自己系統中的神秘人物。這也是西藏文化中的「造神」方式之一。

Abstract

Kong tse 'phrul gyi rgyal po is regarded as the innovator of the *gTo*-rituals, which are performed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of daily life. Kong tse 'phrul gyi rgyal po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an authoritative personage in this ritual whom the evil beings should regard with reverence and awe. Using threat or persuasion, the ritual master forces the spirit to leave so that the victim is freed from trouble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gTo*-rituals and Sino-Tibetan divination (*nag rtsis*), to which the *gTo*-rituals are considered to belong, Kong tse 'phrul gyi rgyal po is the Tibetan equivalent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Confucius (551-479BC). How the Chinese master who did not speak of prodigies, force, disorder, and gods became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Tibetan *gTo*-rituals possessing mystical power arouses curiosity and interest. By utiliz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T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he Tibetan literature of the Bonpo tradition and of the Buddhist tradition,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discuss the image of Confuciu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Tibetan history. For the sake of spreading their own doctrine, the Tibetan Bonpo and Buddhists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talent in shaping a new figure of their own tradition by adapting a famous personage from a neighboring country.

記載西藏消災儀式（*གཏོ*）的文獻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孔澤楚吉杰波」（*孔澤楚吉杰波*），或簡稱「孔澤楚杰」，他被視為消災儀式的創始人。苯教與佛教的文獻均有與其相關的描述。消災儀式旨在解決西藏人民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種疑

難雜症，在民間極為盛行，但卻經常秘密舉行，外人難窺堂奧。這種儀式以佛教密乘修行儀軌中的「生起次第」(ஈடுபீடு)為框架，然其核心實為巫術。¹儀式進行時，修法的法師常須念誦祝詞，與導致災難的鬼怪溝通，並將其驅離。這些祝詞經常提到「孔澤楚吉杰波」的權威，提醒作亂的鬼怪應當心生敬畏，²再以威嚇或勸說的方式，命令鬼怪儘速離去，以解除災難。消災儀式基本上是一種巧妙結合數種預先設計的情境，並以之營造神奇療效的方法。「孔澤楚吉杰波」被視為具有神異能力的消災儀式創始人，他的權威角色對於消災儀式本身所費心營造出的神秘效果頗具加強作用，這種形象與其稱號「楚吉杰波」(திருவாசூரம்பா)——通常譯作「(具有)神奇(能力的)國王」——頗為一致。

西藏的消災儀式屬於西藏命理學(西藏文: ཀླ་ ཁྱා)的一支。³根據西藏命理學的傳承，孔澤楚吉杰波就是中國的孔子(551-479BC)。然而，眾所週知，孔子並不好談論未知世界或非常現象。《論語》中有名句：「子不語怪、力、亂、神。」⁴這種傾向與西藏消災儀式中孔澤楚吉杰波的「神奇國王」形象顯然並不相符。西藏的「神奇國王」與著名的中國聖人孔子之間的鮮明對比引發若干令人好奇的疑問：西藏人如何轉化、改造中國的聖人孔子為「神奇國王」孔澤楚吉杰波？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不同時期的西藏人如何塑造這位人物的形象？不同學科或宗教傳統在詮釋孔澤楚吉杰波的角色時是否有差異？學界以上述問題為討論重點的研究並不多見，探討西藏文獻中所見之孔子形象可說具有相當學術價值。本文以藏文文獻中對孔澤楚吉杰波及與其相關的其他稱號的描述為研究對象，依「早期文獻」、「苯教傳承」、「佛教傳承」三大文獻系統進行討論。

壹、早期文獻

在敦煌藏文寫卷中，亦即現存年代最早的藏文文獻中，已見「孔澤」(孔澤)一詞的使用。經學者研究，確定伯希和藏文寫卷(P. tib.)第九八七和第九八八號是同一部著作的兩種抄本，內容為儒家箴言之藏文意譯。⁵文中記載諸先賢所制定之行為準則，這些「先賢」包括孔子。「孔子」的藏文在這兩份寫卷中分別記為孔澤(孔澤，第九八八

¹ Shen-Yu Lin, *Mi pham's Systematisierung von gTo-Ritual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05), pp. 70-71.

² Shen-Yu Lin, "Tibetan Magic for Daily Life: Mi pham's Texts on gTo-rituals," *Cahiers d'Extrême Asie*, 15 (2005), pp. 116-117.

³ Sangs rgyas rgya mtsho, Baiqūr dkar po las 'phros pa'i snyan sgron dang dri lan g.ya' sel (The Vaidurya g.Ya' Sel of sDe-srid Sangs-rgyas-rgya-mtsho, reproduced from original tex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sepon W. D. Shakabpa by T. Tsepal Taikhang, 2 vols. (New Delhi, 1971), 147r1；參見本文註 93 之引文。

⁴ 語出《論語·述而·7》第二十章。另參見張岱年(編)：《孔子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頁 183-184。

⁵ Rolf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VI: Maximes confucianistes dans deux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9, 1 (1992), pp. 9-17；〈兩卷敦煌藏文寫本中的儒教格言〉，耿昇(譯)，收於王堯、王啟龍(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 11 卷(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68-283。另見 Marcelle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50), vol. 2, p. 31.

開始時，導師是以孔澤或孔著稱。由於西藏人無法發出像中國話一樣〔的音〕，因此稱他作孔澤（孔）。

顯然 孔子 是中文「孔夫子」的音譯，而 孔子 是指「孔子」。根據羅桑却吉尼瑪的說法，西藏人會以 孔澤 (孔澤) 來稱呼「孔子」是由於西藏人無法像中國人一樣準確發出中文「孔子」之音所致。羅桑却吉尼瑪對於「孔澤」的稱呼提出合乎情理的解釋。從敦煌藏文寫卷的記載以至於土觀的評論，可知從古代以至於近代，對應中文「孔子」的藏文通常記作 孔澤 (孔澤)。

然而，在藏文文獻中，「孔澤」卻很少單獨使用。「孔澤」通常會附帶修飾詞，例如：附加「楚吉杰波」，或其簡稱「楚杰」(བ୍ରାହ୍ମକୁଳ)，也就是前面曾經提到的消災儀式創始人孔澤楚吉杰波。有時候「孔澤」會和其他稱號結合，例如：「孔澤楚吉布」(ଶ୍ରୀକୁଳବ୍ରାହ୍ମକୁଳ)、「孔澤楚瓊」(ଶ୍ରୀକୁଳବ୍ରାହ୍ମକୁଳ) 或是「孔澤楚布瓊」(ଶ୍ରୀକୁଳବ୍ରାହ୍ମବ୍ରାହ୍ମକୁଳ)。暫且不論這些稱號是否都是指「孔子」，有趣的是：這些稱謂中都有「楚」(ବ୍ରାହ୍ମ)字。這似乎暗示「孔澤」在藏文中的形象與「楚」字有某種關聯。以下還會討論「楚」字的含義。此處先將討論重點放在澄清前文所提到的幾個稱謂，探察其所指究竟是誰，以及它們在藏文文獻中的使用情形，然後再進入本文所要討論的主要對象「孔澤楚吉杰波」。

首先討論「孔澤楚吉布」。「孔澤楚吉布」與「孔澤」同時出現在敦煌藏文寫卷P. tib. 988之中，兩者都指「孔子」。此外，「孔澤楚吉布」也出現在英國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寫卷I.O. 742之中。該寫卷的內容與一種稱為西藏占卜有關。托瑪斯（Frederick W. Thomas）曾經介紹這份寫卷，並提供藏文對音及卷首、卷尾數行文字之翻譯如下：⁷

This text (c) commences with an announcement as follows:

గావు'ద్వార్శాస్తోఽప్రముఖ్యాన్తి'। గాలుగా'పుష్టి'గావు'ద్వార్శాస్తోఽప్రముఖ్యాన్తి'।

[By?] supernatural ('phrul) son Kong tshe, originally (dang po) [of]

⁶ Thu'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thog mar ston pa bo ni khung phu'u tsi'am khung tse zhes grags pa ste / bod rnam kyis rgya skad ji bzhin ma thon par kong tse zhes 'bod pa de'o," *Grub mtha' shel gyi me long* (Lan kru'u: 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4), p. 394; 這段文字劉立千譯作:「儒家的導師是孔夫子或稱孔子。藏人不能如漢語發音,遂訛為公子,實際指的是此人。」見土觀羅桑却吉尼瑪:《土觀宗派源流——講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義善說品錄中》,劉立千(譯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202。

⁷ Text Indian Office Library Manuscript, Stein (c): Fr. 55 (vol. 68, fol. 115-116)。見 Frederick W.Thomas,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7), p.151。

heaven [gnam], much wisdom summarized, edited (gtan la phab)

and the conclusion is

[.....] དྲྚྱନ୍-କେ-ଦୃଷ୍ଟିତ୍ୱା-ଶ୍ରୀମା-ପାହନ୍-ପଦି-ଦୂର୍-କେ-ଷକ୍ତି-ଶାକ୍ତିତ୍ୱା-ଶ୍ରୀମା-
ଦୃଷ୍ଟିତ୍ୱା-ଶ୍ରୀମା-

[.....] Composed by Dkong-tse, the supernatural, the 'Coins-twelve mo' is finished.

麥克唐納（Ariane Macdonald）也在其論文中提供該寫卷資料，但她的卷首藏文對音不但和托瑪斯所列有些微差異，也較托瑪斯的對音多出一句：⁸

[.....] ལྷକ୍ଷ୍ମୀଦ୍ୱାରା ପରିଚୟ କରିଛନ୍ତି । ଏହାର ଅଧିକାରୀ ପରିଚୟ କରିବାରେ ଏହାର ପରିଚୟ କରିବାରେ ଏହାର ପରିଚୟ କରିବାରେ ଏହାର ପରିଚୟ କରିବାରେ

托瑪斯所提供的藏文對音中提到兩個名字：「孔策楚吉布」(孔策楚吉布) 和「孔澤楚」(孔澤楚)。麥克唐納所補上的句中則提到「楚吉杰波李三郎」(楚吉杰波李三郎)。這三個名字曾經引起學者的注意。麥克唐納將「孔策楚吉布」譯作「有神奇能力的孔策之子」。⁹麥克唐納的理解可能受到卷尾所提到的「孔澤楚」的影響；如果將「孔澤楚」視為人名，並將「孔澤」(孔澤) 當作「孔策」(孔策) 的變型，便可瞭解為何麥克唐納會將「孔策楚吉布」理解成「孔策」之子。麥克唐納並且認為「孔策楚吉布」和在其後出現的「楚吉杰波李三郎」(le roi aux facultés magiques Li Bsam-blang) 是同一個人。¹⁰石泰安 (Rolf A. Stein) 同意這個觀點，但是反對將「孔策楚吉布」解釋成「孔策之子」。下文會再討論「楚吉杰波李三郎」，此處先將焦點放在「孔策楚吉布」。前面曾經提到：在伯希和藏文寫卷第九八八號中出現的「孔澤楚吉布」和「孔澤」兩者都是指「孔子」，「楚吉布」顯然毫無疑問是「孔子」的修飾語。有趣的是：為何「楚吉布」——中文意譯「(具有) 神奇(能力的) 小孩」——會被用來當作孔子的修飾語？石泰安曾經嘗試解決這個問題。他先引用自己過去對「楚吉布」的解釋：enfant sage (有智慧的小孩)，然後提到孔子與項託的對話。¹¹根據《孔子項託相問書》的描述，項託雖然只是個小孩，

⁸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mploi des Mythes Politiques dans la Religion Royale de Sroñ-bcan sgam-po," in Ariane Macdonald (ed.)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1971), p. 283 fn.

⁹ 前揭文，頁 282：“le fils aux facultés magiques de Kong tshe”，其藏文對音中的 *kong che* 在譯文中出現時作 *kong tshe*。

¹⁰ 前揭文，頁283。下文會再說明這項論點。

¹¹ Rolf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VI," p. 11; 〈兩卷敦煌藏文寫本中的儒教格言〉, 頁 271-272。感謝法國遠東學院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臺北中心主任谷嵐 (Fabienne Jagou) 協助確認文中的法文語詞。

但是卻能以出乎意料的智慧回答孔子所提的各種問題。¹²為了解釋為何「楚吉布」和「孔子」有關，石泰安首先指出：孔子對極具智慧的童子項託謙虛求教，並被認為是一位garçon lettré（儒童）。石泰安試圖由此角度建立「孔澤」的修飾語「楚吉布」和童子項託之間的關聯。然而，石泰安所認定的關聯似乎是來自他對孔子和項託兩者的角色混淆。事實上，並無任何證據足以支持「楚吉布」就是指項託。相反地，「楚吉布」在《孔子項託相問書》中始終是用來指「孔澤」。同時，不僅孔子詢問項託的態度很難以「謙虛」來形容，讀者反而更可能從兩者的對話中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張力。以孔子在對話時對項託的態度將孔子認定為儒童的說法並不具有說服力。一般來說，「儒童」一詞的意思是「應秀才考試的士子」。¹³「儒童」也被儒家以外的人，例如：中國佛教徒和某些秘密宗教的信徒，用來稱呼已經轉變為宗教人物意義層面上的孔子。¹⁴從藏文的角度來看，「楚吉布」可能與「儒童」有關，因為中文「童」字的意思和藏文的「布」(坌)意思相同。孔子的「子」字如果以「兒子」來解釋，也與藏文的「布」字含意相當。

前面曾經提到「孔澤」的許多修飾語中都有「楚」字，因此在進一步解釋「孔澤」的修飾語之前，先整理學者對བྱତ୍ୟ字的闡釋，或有助於進一步的理解。麥克唐納曾經探索བྱତ୍ୟ字的內涵及其在神性、精神領域、世俗性與身體層面的轉換。བྱତ୍ୟ最初是指神奇的能力，尤其是指在天界和人間往來自如的特殊能力。西藏古代的首領據說起源於居住在天界的天神家族，他們便具備這種能力。吐蕃諸王的稱謂「楚吉拉贊普」(བྱତ୍ୟ སྲ୍ଵିଷ୍ଣୁ ສର୍ବତୀ)——中文意譯「(具有)神奇(能力)的天神贊普」——便暗示了天界與吐蕃國王（又稱「贊普」）之間的密切關係。其次，在一份與蕃王赤祖德贊(ସ୍ଵିଷ୍ଣୁ ༄ རྩ୍ବତ୍ୟ, 806-841)相關的文獻中，བྱତ୍ୟ與赤祖德贊的氣度，甚至與王權的概念聯結在一起：藉助於藏王與大臣們的神奇(བྱତ୍ୟ)能力，西藏人征服了鄰國。至於བྱତ୍ୟ與身體力量的關聯則可以藏王赤都松(ସ୍ଵିଷ୍ଣୁ ༄ རྩ୍ବତ୍ୟ, 676-704)為例。由於具有沈穩的氣度與強健的體魄，赤都松被稱為「臘達楚吉杰波」(ସ୍ଵିଷ୍ଣୁ ༄ རྩ୍ବତ୍ୟ ས୍ଵିତ୍ୱନ୍ଦ୍ର)。¹⁵綜論之，麥克唐納傾向將བྱତ୍ୟ理解為「具有特殊能力」，這種理解在學界頗為特殊。大部分的學者認為བྱତ୍ୟ和「化身」(incarnation)的概念有關。李方桂將བྱତ୍ୟ ༄ རྩ୍ବତ୍ୟ譯作God Incarnate，並指出對應這個修飾詞中的བྱତ୍ୟ字的中文翻譯為「聖」，而ရ則相當於中文的「神」。¹⁶理查森(Hugh E. Richardson)則認為བྱତ୍ୟ

¹² 敦煌藏文與中文寫卷對此故事都有描述。中文寫卷 P. 3883《孔子項託相問書》的法文翻譯以及兩份藏文寫卷 (P. tib. 992 和 1284) 的對音與翻譯，見 Michel Soymié, "L'entrevue de Confucius et de Hiang T'o," *Journal Asiatique*, 242, 3-4 (1954), pp. 311-392；藏文寫卷已於 1981 年由馮蒸譯成中文，譯文見王堯：〈吐蕃時期藏譯漢籍名著及故事〉，《中國古籍研究》，第 1 卷（1996 年），頁 561-563；兩份藏文寫卷中孔子的藏文名稱都是「孔澤」(Kong tse)。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卓鴻澤告知該中譯本出處。

¹³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 年），第 1 卷，頁 1715。

¹⁴ 這裏的「儒童」實為「儒童菩薩」的簡稱，見中國文化研究所（編）：《中文大辭典》（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3 年），第 3 卷，頁 1241。儒家以外的人用「儒童菩薩」來稱呼孔子，見張岱年：《孔子大辭典》，頁 19。佛教徒以為：佛陀派「儒童菩薩」，亦即孔子，到中國教化人民，參見 William E. Soothill and Lewis Hodous (ed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446。白蓮教和長生教的信眾則稱孔子為「儒童佛」，見濮文起（編）：《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年），頁 239-240。

¹⁵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pp. 337-339；《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耿昇（譯）（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94-196。

¹⁶ Fang-Kuei Li,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 (1956), p.52, 57.

是藏文中特有的語詞，它預示了西藏自西元第十二世紀起極為普遍的轉世制度，但是他也承認在較早期的藏文文獻中，如果涉及佛教，該字通常有「神奇」(magic)或「幻象」(illusion)的意思。¹⁷烏瑞 (Géza Uray) 將འજྙྱ譯作the incarnate gods。麥克唐納對此翻譯加以駁斥，理由是：將འજྙྱ作incarnation解無法在西元第十一世紀之前的文獻中找到證據。¹⁸石泰安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འજྙྱ的意思。他引用各種不同文獻中的語詞，指出該字相當於中文的「聖」。雖然他提出三種可能的解釋：「特殊能力」(supernatural power)、「神奇」(magic)或「智慧」(wisdom)，但他似乎認為འજྙྱ其實應當是指「智慧」。他將「楚吉杰布」譯作「有智慧的國王」(roi sage)，將「楚吉布」(འજྙྱ ཤྱྱ)譯成「有智慧的小孩」(l'enfant sage)。¹⁹他的解釋後來被學者延用。例如：卡梅 (Samten G. Karmay) 將「楚吉杰布」譯作「有智慧的國王」(wise king/ king of sagacity)。²⁰同時，理查森將敬稱「楚吉拉蔣趣千波」(འજྙྱ ཤྱྱ ཆུང ཀྲ୍ଷନ ཀ୍ରଦ୍ଧି) 詮釋為Great enlightened supernaturally wise divinity，²¹他將其中的འજྙྱ字解釋為wise，顯然與他之前的理解有別。²²石泰安後來又發表一篇文章，探討敦煌寫卷中的字彙，指出中文的「聖」字在藏文舊譯通常作འજྙྱ，但是在西元八一四年依藏王敕令而編成的《翻譯名義大集》之中，亦即在新譯語彙中，相當於中文「聖」字的藏文則由འજྙྱ轉變為འཇྙྱ。²³石泰安後來對「楚吉杰布」的翻譯也與他之前的論點稍有差異，變成le Saint roi或roi sage ou saint。²⁴石泰安從中文頭銜中尋找對應藏文語詞的研究方法卻為史奈果夫 (David L. Snellgrove) 駁斥。史奈果夫認為：雖然有些藏文稱號確實是中文頭銜的對應名稱，但是藏文稱號的含意與其對西藏人的意義並不見得與透過中文思維所瞭解到的中文頭銜含意等同。²⁵史奈果夫的主張使他傾向於採取與大部分學者一致的立場，認為西藏人肯定會以最平常的解釋來理解འજྙྱ，並將此概念與在西藏已經定型的統治者神話相結合，將他們的偉大統治

¹⁷ Hugh E. Richardson, "A New Inscription of Khri Srong Lde Brts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 (1964), p. 12.

¹⁸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p. 336 fn. 492 ;《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頁 317。

¹⁹ Rolf A. Stein, "Un ensemble sémantique tibétain: créer et procréer, être et devenir, vivre, nourrir et guérir,"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 2 (1973), pp. 418, 421；〈古藏語中的一個語義群：創造和生殖，存在和變成，活著、養活和救活〉，褚俊杰（譯），收於王堯、王啟龍（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 7 卷（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6-18。

²⁰ Samten G. Karmay, "The Interview between Phyva Keng-tse Ian-med and Confucius" and "The Soul and the Turquoise: a Ritual for Recalling the bla,"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1998), pp. 171,324.

²¹ Hugh E. Richardson (1987),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1998), p.262.

²² Hugh E. Richardson, "A New Inscription of Khri Srong Lde Brtsan," p. 12.

²³ Rolf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I: Les deux vocabulaires des traductions Indo-Tibétaine et Sino-Tibétaine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2 (1983), pp. 163, 186-187；〈敦煌寫本中的印藏和漢藏兩種辭匯〉，耿昇（譯），收於王堯、王啟龍（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 8 卷（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12、148-149。另參見 Rolf A. Stein, "Saint et divin, un titre tibétain et chinois des rois tibétains," *Journal Asiatique*, 259, 1-2 (1981), pp. 256；〈敦煌藏文寫本綜述〉，耿昇（譯），收於王堯、王啟龍（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 3 卷（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1。

²⁴ Rolf A. Stein, "Saint et divin, un titre tibétain et chinois des rois tibétains," pp. 256, 257.

²⁵ David L.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87), pp. 381, 382.

者描述成具有神奇力量的天神的化身。

藏文修飾語「楚吉杰布」可能是從「楚吉拉贊普」發展而來，原本是用來指稱吐蕃國王，尤其是赤都松（*छिंम्दुग्साङ्ग*, 676-704）和赤松德贊（*छिंस्त्वैष्मद्ग*, 742-797）。²⁶西元第十一世紀的譯師洛巔謝饒（*श्रीलङ्का शेषार्थ*, 1059-1109）也用它來稱呼「天喇嘛寂光」（*ङ्गालाम बिन्दुद्धर्म*，生於西元第十一世紀）。²⁷除了用來指稱吐蕃國王，「楚吉杰布」也用在一些特殊人物的身上。例如：在前面曾經提及的英藏敦煌寫卷中，便提到「楚吉杰波李三郎」（*ध्रुवार्चुलार्चन्द्रिष्णमाल्ह*）就是「確認」（*णहवार्चन्द्रिष्ण*）該寫卷所敍述的占卜內容的人。在解釋此段文字時，麥克唐納指出：該寫卷可能是由一位中國皇帝所寫，因為根據西元八二二年立於拉薩的石碑東面刻文第二十六行的記載，「李三郎」（*ध्रिष्णमाल्ह*）就是中國的皇帝唐玄宗（統治 713-756）。²⁸石泰安似乎同意麥克唐納的觀點，因為他提到：孔子與皇帝的稱號相同。²⁹拉薩石碑刻文的第二十六行確實出現一個很長的頭銜³⁰，³¹其對應中文為「三郎開元聖文神武皇帝」³²。這個頭銜的確是指唐玄宗。³³由於唐玄宗是其父的第三子，因此被稱為「三郎」。³⁴但是這並不代表所有的「三郎」都是指唐玄宗。實際上，藏文文獻提到唐玄宗時，通常會冠上³⁵（中國皇帝），而非「楚吉杰布」。這也暗示「楚吉杰波李三郎」並不一定是一位中國皇帝，而極可能是一位不知名的人物。

目前仍然缺乏充分證據足供支持「楚吉杰波李三郎」便是指唐玄宗或是中國皇帝的論點。不過，藏文文獻提到中國皇帝時，有時皇帝的稱呼會與「孔澤」結合。在史書《拔協》（*छान्दो*，學界目前認為作於西元第十四世紀）³⁶中，有一段內容涉及吐蕃國王與中

²⁶ Samten G. Karmay, "An Open Letter by Pho-brang Zhi-ba-'od,"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pp. 23, 38; Hugh E. Richardson, "Early Burial Grounds in Tibet and Tibetan Decorative Art of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p. 224, 227; Helga Uebach, *Nel-pa Paṇḍitas Chronik Me-Tog Phreṇ-ba* (München: Kommission für Zentralasiatischen Studien,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7), p. 59; 另參見 Erik Haarh, *The Yar-Luṇ Dynasty* (København: G. E. C. Gad's Forlag, 1969), p. 54.

²⁷ Samten G. Karmay, "An Open Letter by Pho-brang Zhi-ba-'od," p. 23.

²⁸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頁 121、321 註 529。

²⁹ Rolf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VI," p. 11；〈兩卷敦煌藏文寫本中的儒教格言〉，頁 72。

³⁰ Hugh E. Richardson, *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and the Mu Tsung / Khri gtsug lde brtsan Treaty of A.D. 821-822 from the Inscription at Lhasa*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52), p. 56; Fang-Kuei Li and Weldon S.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7), p. 48.

³¹ Fang-Kuei Li and Weldon S.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p. 108.

³² 理查森卻認為是指唐中宗（統治 683-710），參見 Hugh E. Richardson, *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and the Mu Tsung / Khri gtsug lde brtsan Treaty of A.D. 821-822 from the Inscription at Lhasa*, p. 64 fn. 27.

³³ 一份出自敦煌的西藏史書殘卷末尾記道：*rgya rje ni bsam lang zhig [.....] rgya rje ni bsam lang[.....]*，參見 Jacques Bacot, Frederick W. Thomas, and Gustave-Charles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 Paul Geuthner, 1940), p. 122；理查森曾於 1969 年譯出此段內 2 容，並予討論，參見 Hugh E. Richardson, "Further Fragments from Tun-huang,"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p. 31-32。理查森曾說「三郎」指唐玄宗，但表示不知為何如此稱呼。《資治通鑑》提到唐玄宗時也使用此暱稱，參見王堯：《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頁 58-59。

³⁴ 34 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dBa' bzhet: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國公主的婚姻，在這一段敘述中，唐太宗（統治 626-649）被稱為「孔澤楚瓊」（孔澤楚瓊：*ଶୁଦ୍ଧିକୁଳାମ୍ବାନ୍ତିର୍ମିଳି*）：³⁵

「由於西藏人是猴子的後代，因此沒有人適合當王后。〔我們〕應當迎娶中國〔皇帝〕之女為后。」曾經說過〔這些話〕的西藏國王就是先祖父松贊〔岡布〕，他是巴洛聖者（ārya pa lo）的化身。³⁶他的姻親是中國皇帝「孔澤楚瓊」，這位也是巴洛聖者的化身。其女為〔文成〕公主。他懂算學（*ଶର୍ତ୍ତଶାସ୍ତ୍ରାନ୍ତିର୍ମିଳି*）中的 360 種占卜法（*ଶର୍ତ୍ତଶାସ୍ତ୍ରାନ୍ତିର୍ମିଳି*）。以中國至上皇帝著稱者之子為中國皇帝「塚行」（*ପତ୍ରାମ୍ବିଦ୍ଧି*）。〔塚行〕之子為中國皇帝「泰萬」（*ହାନ୍*）。〔泰萬〕之子稱作中國〔皇帝〕「恒畔」（Hān phan）。〔恒畔〕之子是中國皇帝「江桑」（*କଣ୍ଠଶାଶ୍ଵତ*）。〔江桑〕之子是為中國皇帝「李赤協郎密色」（*ଲିଏତ୍ତିଷବେନ୍ଦ୍ରଶାଶ୍ଵତ*）。現今〔中國皇帝〕之女為金城公主。迎娶她〔為后〕頗為合宜。³⁷

根據前文所述，松贊岡布的姻親是唐太宗，他被稱作「孔澤楚瓊」，他和算學（*ଶର୍ତ୍ତଶାସ୍ତ୍ରାନ୍ତିର୍ମିଳି*）³⁸ 中的三百六十種占卜法（*ଶର୍ତ୍ତଶାସ୍ତ୍ରାନ୍ତିର୍ମିଳି*）³⁹ 有關。麥克唐納將與此相關之句理解為 "As he possessed

the Buddha's Doctrine to Tibe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0), p. 1.

³⁵ Rolf A. Stein, "bod thams cad spre'u bu yin pas 'di'i jo mor mi 'os/ 'di la rgya'i bu mo zhig blang bar chad bod kyi rgyal po la bzang ba mes strong btsan yin te/ ārya pa lo'i sprul par grags/ de'i gnyen zla rgya rje kong rtse 'phrul chung yin/ de yang ārya pa lo'i sprul par grags/ sras me [應作mo] kong co yin/ de la gtsug lag gi gab rtse sum brgya drug cu yod de/ rgya nag gtsug gi rgyal por grags pa de'i sras rgya rje 'brom shing/ de'i sras rgya rje the ba/ de'i sras rgya hān phan zer/ de'i sras rgya rje cang bzang/ de'i sras rgya rje li khri bzher lang mig ser bya ba/ da lta bzhugs pa de'i sras mo gyim shang ong jo bya ba de blang bar rigs so [.....],"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yas: sBa-bzêd* (Paris: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61), p. 2.

³⁶ 麥克唐納釋「巴洛聖者」（ārya pa lo）為「觀音菩薩」（Avalokiteśvara），參見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p. 283.

³⁷ 文成公主於六四一年受命出嫁藏王松贊岡布（?-650）。她在西藏渡過餘生，逝於六八〇年。金城公主於七〇七年受命出嫁藏王赤德祖贊（約 705-755），她逝於七三九年，見 Hugh E. Richardson, "Two Chinese Princesses in Tibet, Mun-sheng Kong-co and Kim-sheng Kong-co,"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p. 208, 210-211, 213。學界對於松贊岡布的生年尚未有定論。根據理查森的說法，松贊岡布可能生於六〇九至六一三年間，參見 Hugh E. Richardson, "How Old was Srong-brtsan Sgam-po?"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 6.

³⁸ *gtsug lag* 一詞之解釋，參見 Shen-Yu Lin, *Mi pham's Systematisierung von gTo-Ritualen*, p. 86 fn.289.

³⁹ 史奈果夫將 *gab rtse* 譯作 horoscope，參見 David L. Snellgrove, *The Nine Ways of Bon: Excerpts from gZi-brji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93；卡梅則譯作 astrology 和 horoscope chart，參見 Samten G. Karmay,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A Tibetan History of Bon*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2001), pp. 24, 146。苯教文獻《昔寂》（*gZi brjid*）對於 *gab rtse* 進行時的計算方法與 *gab rtse 'phrul gyi me long* 均有描述，後者是指龜腹上畫有六十甲子、十二生肖、八卦及九宮的圖，參見 David L. Snellgrove, *The Nine Ways of Bon*, pp. 33, 256, 287。由這些描述看來，*gab rtse* 與西藏命理學（*nag rtsis*）似乎很接近，至少兩者的基本原理極可能相同，參見 Philippe Cornu, *Handbuch der Tibetischen Astrologie* (Berlin: Theseus Verlag, 1999), Fig. 2, p. 69。至於為何相關學問稱為 *gab rtse*，當代學者南喀諾布（Nam mkha'i nor bu）說：「*gab rtse* 一詞〔的名稱來由如下：〕一年所支配下的年、月、日、時辰的五行、九宮、八卦均各有其掌管的 *Iha*、*gnyan* 或 *sa bdag*、*klu* 等〔鬼神〕，而這些〔鬼神〕是一般人的五根所無法實際驗證的，因此可以『隱秘』（*gab pa*）來形容。至於〔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重要的時間概念，就像是武器的尖端，非常鋒利，同時也是能夠立即導致善、惡結果的至極關鍵，因此可以『敏銳』（*rtse*）來形容。能夠闡明這種『隱秘』、『敏銳』之要點的特殊智慧有如一面神奇之鏡，因此其名也以「神奇之鏡」（*'phrul gyi me long*）著稱」，參見 Nam

360 astrological tables of divination, he is called the king of divination of China.⁴⁰麥克唐納可能將त्रृक्षणाशीत्रूपाश(中國至上皇帝)讀成त्रृक्षणाप्तित्रूपाश(中國算學皇帝)，因而認為唐太宗是「中國算學之皇」(the king of divination of China)。假使如同麥克唐納將त्रृक्षणाशीत्रूपाश(中國至上皇帝)視為唐太宗，則引文中所提到的幾位皇帝必須與唐朝王室有關。在唐太宗與金城公主之父唐中宗(統治 683-710)之間，只有唐高宗(統治 649-683)曾經為帝。然而上述引文中卻提到七位皇帝。雖然這些皇帝的稱號難以辨識，但是他們可能並非唐朝的皇帝，有些甚至很可能是唐朝以前的統治者。

目前仍缺乏足夠的資料解釋為何唐太宗在《拔協》(拔協)中被稱作「孔澤楚瓊」。第五世達賴喇嘛昂汪洛桑嘉錯(1617-1682)在其所著的史書《西藏王臣記》(1643)中也承襲此傳統，稱唐太宗為「孔澤楚瓊」。⁴¹然而，西藏學者罷渦祖拉陳瓦(1504-1564 / 1566)在其所著之《賢者喜宴》(賢者喜宴)中介紹唐太宗時，卻是以「孔澤楚杰」(孔澤楚杰)代稱。⁴²對西藏學者而言，中國皇帝似乎與孔子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或許這種關聯與出現在西藏苯教傳承中具有國王身分的人物「孔澤」有關。下文會討論苯教傳承中的「孔澤」。西藏文獻尚有若干相關名字，譬如：「孔澤杰波」(孔澤楚杰)、「孔澤拉以杰波」(孔澤拉以杰波)，後者據說曾經閱讀伏藏文獻(《純金經要》(1643))⁴³，這些名稱都傳達了孔子與君主身分(「杰波」意譯「國王」)相關的概念。「孔澤楚瓊」和「孔澤楚杰」的例證顯示：當藏文的人名修飾語中出現「孔澤」時，並不一定是指孔子，前文已提供足夠實例，證明「孔澤」並非只用來指稱孔子。敦煌藏文寫卷伯希和藏文寫卷第一四二九號其中兩章末尾提到該章分別是由「孔澤」和「德吾孔策」(德吾孔策)所寫(德吾孔策)。⁴⁴另外，在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四份敦煌寫卷其中之一(第七五二一號)也提到該卷是由「孔策」所寫。⁴⁵

mkha'i nor bu, "'gab rtse' zhes pa ni lo gcig la dbang ba'i lo zla zhag dus kyi 'byung khams dang / sme ba / spar kha de dag la dbang byed pa'i lha dang / gnyan nam sa bdag dang klu sogs thun mong gi dbang po rnam Inga'i snang ngor mngon sum du ma grub pas gab pa dang / dus gnad 'di dag ni mtshon cha'i rtse Itar shin tu rno zhing / bzang ngan gyi 'bras bu 'phral du 'byin thub pa'i gnad kyi yang rtse yin pas rtse zhes bya zhing / de 'dra'i gab rtse'i gnad gsang gsal rgyas su bstan pa'i shes rig khyad par du gyur pa de ni 'phrul gyi me long dang 'dra bas na mtshan yang de skad du grags pa yin,"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Beijing: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 1996), p. 146.

⁴⁰ Ariane Macdonald, "Comme il possédait trois-cent soixante tables astrologiques de divination, on l'appelait le roi de la divination de Chine,"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p. 283.

⁴¹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1643), *rGyal rabs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 (http://www.thdl.org/xml/show.php?xml=/collections/history/texts/5th_dl_history_text.xml&m=hide), 3.2.5.3 rgya bza'dangbas bza' gdan drangs pa'i skor.

⁴² dPa' bo gtsug lag 'phreng ba, *Chos 'byun mkhas pa'i dga' ston*, microfiche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n. d.), Ja: 27v1-2.

⁴³ Ariane Macdonald, "Préambule à la lecture d'un rGya-bod yig-chañ," *Journal Asiatique*, 251, 1(1963), pp. 123-124, fn. 76;〈《漢藏史集》初釋〉，耿昇(譯)，收於王堯、王啟龍(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4卷(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86註76。麥克唐納指出：「孔澤杰波」(rKong rtse'i rgyal po)、「孔澤拉以杰波」(rKong rtse lha yi rgyal po)可能是指孔子。

⁴⁴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 2, p. 54.

⁴⁵ Chi-yu Wu, ""Quatre manuscrits bouddhique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Centrale de T'ai-pei", in Ariane Macdonald (ed.)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1971), p. 568;〈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卷考察〉，收於王堯(編)

這些例子顯示，即使當「孔澤」或「孔策」未附加修飾語，單獨出現時，仍然不一定意指孔子。總結而言，早期藏文文獻中提到孔子時，會使用「孔澤」或「孔策」，但是讀者見到藏文文獻中出現「孔澤」或「孔策」的人名時，卻必須小心，因為它並不一定是指中國的聖人孔子。

貳、苯教傳承

西藏苯教也有一套與「孔澤楚吉杰波」相關的描述。這套系統大約與敦煌藏文寫卷同時或在較其稍早的年代發展而成。在充滿神秘色彩的苯教教主仙饒米渦（ṣaṇeśvaraśīrṣa）一生事蹟的故事中，就有若干段落提到「孔澤楚吉杰波」。現存仙饒米渦的傳記共有長、中、略三種版本，其中的略本《經集》（ṣaṇeśvaraśīrṣa）屬於伏藏文獻（ṣaṇeśvaraśīrṣa），據說是在西元第十世紀末期、第十一世紀所發掘。⁴⁶《經集》中已經載有關於「孔澤楚吉杰波」的敘述。除此之外，仙饒米渦傳記的中本《塞密》（ṣaṇeśvaraśīrṣa）也出自伏藏，據說是於西元第十一世紀在桑耶赤塘都翠（ṣaṇeśvaraśīrṣa）所發現。⁴⁷《塞密》對於孔澤楚吉杰波的出身與家鄉有詳細描述：⁴⁸

賈拉歐瑪洲（ṣaṇeśvaraśīrṣa）有上萬個城堡，每個城堡均有百戶人家。〔孔澤楚吉杰波便是出生〕在其中最殊勝，以魔幻（ṣaṇeśvaraśīrṣa）佈局的城中。〔他的〕父親是卡達拉色吉都堅（ṣaṇeśvaraśīrṣa）國王，母親是慕替拉塞歐瑪（ṣaṇeśvaraśīrṣa）王后，〔他們〕擁有「政權之寶」等，數量遠勝於世間人口數的財富。

這段有關孔澤楚吉杰波出身的描述已約略透露若干神秘氣息：他生於一個以「魔幻」（ṣaṇeśvaraśīrṣa）佈局之城。「魔幻」一詞一方面暗示了「孔澤楚吉杰波」名字中「楚」字的意義，另一方面也使他的稱號「楚吉杰波」更加凸出。《塞密》在這段敘述之後繼續闡述：孔澤楚吉杰波的前世是一位叫做塞秋當巴（ṣaṇeśvaraśīrṣa）的國王。由於累積許多功德，往生後投生為卡達拉色吉都堅國王之子。當他出生時，雙手掌心便有三十個形成

《國外藏學研究選譯》（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3年），頁51。

⁴⁶ 《經集》的年代是苯教教主傳記長、中、略三種版本之中年代最早者，參見 Dan Martin, "Ol-mo-lung-ring, the Original Holy Place," *The Tibet Journal*, 20, 1 (1995), p. 52.

⁴⁷ Samten G. Karmay,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A Tibetan History of Bon*, p. 4 fn. 1; Per Kvaerne, "The Canon of the Tibetan Bonpos," *Indo-Iranian Journal*, 16, 1 (1974), p. 38.

⁴⁸ Nam mkha'i nor bu, "yul rgya lag 'od ma'i gling / mukhar khri sgo rtse brgya'i gling / grong khyer 'phrul sgyur bkod pa'i mchog de na pha ni rgyal po ka mada' la gser gyi mdog can zhes bya'o //ma ni btsun mo mu tri la gsal 'od ma zhes bya'o / dkor ni rgyal srid rin po che la sogs te / 'jig rten gyi mir gyur pa las che'o,"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 75，《塞密》中所載孔澤楚吉杰波雙親之名與《經集》中所記有些微差異：《經集》記其父名為卡達瑪色歐（Ka 'da ma gser 'od），母親名為慕替塞歐瑪（Mu tri gsas 'od ma），參見 Dan Martin, "Ol-mo-lung-ring, the Original Holy Place," p. 77 fn. 76.

環狀的「孔澤幻變字母」(孔澤幻變字母),令他的父親非常歡喜。⁴⁹這三十個與生俱來、非比尋常的「幻變」字母顯然又增加了孔澤楚吉杰波的神秘色彩。他被取名為「中國幻變之王孔澤」(中國幻變字母),因為他有中國(唐)王室血統,並且出生時雙手掌上即有三十個環狀的「孔澤幻變字母」。⁵⁰

孔澤楚吉杰波具有觀察他手上的幻變字母以預測未來的能力,並且擅長唸誦咒語。為了宣揚苯教教法,並制服眾多邪惡的妖怪,他建造了一座雄偉的苯教寺廟。然而,他雖有占卜與誦咒兩種特殊能力,卻無法對抗蓄意破壞的鬼怪。⁵¹幸賴苯教教主仙饒協助,這座寺廟才得以保全,孔澤楚吉杰波也因此成為仙饒的弟子。⁵²根據《善說寶藏》(善說寶藏,1922)的描述,仙饒後來娶孔澤之女楚姬(楚姬)為妻,並生有一子,取名楚布瓊(楚布瓊),⁵³仙饒並將三百六十種占卜法(占卜法)全數傳授給楚布瓊,亦即孔澤楚吉杰波之孫。⁵⁴有趣的是:孔澤楚吉杰波的女兒與孫子的名字當中都有「楚」字,與他出生於幻變之城(幻變之城)以及他雙手掌心上與生俱來的幻變字母(幻變字母)中的「楚」字完全相同。透過周圍人、事、物和場景的刻意營造,孔澤楚吉杰波似乎也披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當代著名的西藏學者卡梅認為:孔澤楚吉杰波的原型就是孔子。⁵⁵事實上,《塞密》中有關孔澤楚吉杰波故事的若干情節的確也和中國聖人孔子的生平有類似之處。例如:

⁴⁹ 藏文引文參見 Nam mkha'i nor bu,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 75; 英譯請參見 Namkhai Norbu, *Drung, Deu and Bön*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1995), p.151。請注意這些幻變字母的名稱中的藏文「孔澤」(kong rtse) 拼音與人名「孔澤」(Kong tse) 略有差異。

⁵⁰ 除了南喀諾布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76) 之外,其他學者,例如:霍夫曼 (Helmut Hoffmann) 與卡梅都將藏文 rgya 字與「中國」聯想在一起。南喀諾布堅稱 rgya 字非指「中國」,而是與完成於西元第十四世紀的仙饒傳記長本《昔寂》(gZi brjid) 中所描述的一個稱作「詭傑賈以域」(rgod rje rgya'i yul) 的地方有關,參見 Helmut Hoffmann, *The Religions of Tibe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1), p. 92; Samten G. Karmay,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Bon,"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p. 160; "The Interview between Phyva Keng-tse lan-med and Confucius," p. 178.

⁵¹ 據《經集》所述,該寺廟名為「嘎拿剎寺」(dKar nag bkra gsal),其開光典禮是由仙饒所主持,見 Dan Martin, "'Ol-mo-lung-ring, the Original Holy Place," p. 77 fn. 76.

⁵² Helmut Hoffmann, *The Religions of Tibet*, pp. 91-92; Samten G. Karmay, "The Interview between Phyva Keng-tse lan-med and Confucius," p. 181.

⁵³ Nam mkha'i nor bu,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 65.

⁵⁴ Samten G. Karmay, "ston pa sangs rgyas gshen rab rab mi bos kong tse 'phrul rgyal gyi tsha bo 'phrul bu chung la gab tse sum bryga drug cu bstan pa [.....],"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p.213. 卡梅將此段譯作 "The Enlightened One, sTon pa gShen rab Mi bo, taught the science of the hundred and sixty kinds of astrology to 'Phrul-bu-chung, the nephew of Kong-tse 'Phrul-rgyal." 卡梅將藏文的 tsha bo 譯作 nephew。然而,根據《昔寂》所述,上文中的 tsha bo 應取其另外一意:「孫子」,參見 Nam mkha'i nor bu, "phyi ma ni rgya kong tse 'phrul gyi rgyal po'i sras mo 'phrul bsgyur la 'khrungs pa'i ston pa nyid kyi sku'i [p.76] sras kong tse 'phrul bu chung la ston pas gab tse sum bryga drug cur bstan pa [.....],"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p. 75-76。南喀諾布根據《善說寶藏》中有關仙饒眾妻子兒女之記載所歸納而成之表格:仙饒與漢妻楚姬('Phrul sgyur)之子為楚布瓊('Phrul bu chung),參見 Nam mkha'i nor bu,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 65。順帶一提,上引藏文中之 gab tse sum bryga drug cu (「360 種占卜法」)卡梅誤譯為 "the science of the hundred and sixty kinds of astrology"。

⁵⁵ Samten G. Karmay, "The Interview between Phyva Keng-tse lan-med and Confucius," pp. 6, 171;"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Bon," p. 107.

他遠離家鄉，雲遊各地的敘述⁵⁶令人聯想起孔子周遊列國數年的記載。他在旅途中與童子洽肯則嵐眉（छुगेंदैङ्गवजेन्द्र）的對話，據卡梅的說法，是改編自孔子與項託的故事。⁵⁷這個故事極可能是脫胎自描繪孔子與項橐事蹟的民間傳說。

學者在討論孔澤楚吉杰波與孔子的關係時，對於孔澤楚吉杰波的故鄉賈拉歐瑪洲（कुंभार्द्धन शिवि）曾經產生諸多疑問。根據完成於西元第十四世紀的苯教教主仙饒傳記長本《昔寂》（ग्विंश्चिद्），⁵⁸孔澤楚吉杰波的故鄉位於聖地歐摩隆仁（धूमर्ष्युद्दीपि）的西方，黑色「金商」（श्रीमन्）江畔，大山「大拉波山」（चालाम्बुश्रुक）山腳，大海「當拉棲千」（दल रात्रिपाकेव）岸邊，一個稱作「詭傑賈以域」（कुद्दुक्तुर्द्युवा）〔的地方〕。⁵⁹這個「詭傑賈以域」就是孔澤楚吉杰波的父親卡達拉色吉都堅（गावद्वास्याश्रिरात्मणात्कुरुते）國王的王國所在地，位於苯教聖地——苯教教主仙饒米渦的出生地——歐摩隆仁（धूमर्ष्युद्दीपि）的西方。⁶⁰至於孔子，則是來自中國，據苯教文獻《日光之燈》（कुंबेश्वर्णवा）的說法，是位於歐摩隆仁的東方，與孔澤楚吉杰波家鄉的方向恰好相反。⁶¹當代學者南喀諾布（तबाखवदिर्क्षुषु，1938-）因此堅稱孔澤楚吉杰波並非中國國王。⁶²然而，卡梅的看法似乎並非如此，他將一段用來稱呼孔澤楚吉杰波的藏文 "ਕੁਏਂਕੁਫਿਰੀਸਾਂਕੁਅਂਡਾਂਲਕੁਏਂਕੁਏਂਕੁਏਂ" 譯作 "A king, Chinese by birth; Kong tse, the wise king!"⁶³不過，卡梅也注意到苯教文獻所描述的孔澤楚吉杰波的故鄉賈拉歐瑪洲（कुंभार्द्धन शिवि）與中國的地理位置正好位於歐摩隆仁的相反方向，兩者並不一致，顯然有混淆的情形。⁶⁴石泰安視這種混淆為西藏文獻對地理位置概念陳述的混亂，因為許多位於西藏東邊的地理名詞在文獻中都被移到西邊。⁶⁵前引《昔寂》（ग्विंश्चिद्）文中另有一處頗值得注意：假使仔細審查其中所提到的山、河名稱，如：金商（श्रीमन्）江，大拉波山（चालाम्बुश्रुक），就會發現這些名稱很可能是中文的音譯。⁶⁶這些跡象或可視為《昔寂》作者有意將孔澤楚吉杰波與中國相互聯結的線索。其實，孔澤楚吉杰波既是一個塑造而成的人物，有關他經歷的描述並不一定必須與其原型完全相符。⁶⁷苯教學者將鄰國的知名人物加以改裝重塑之後，創造出一位新人物，並將之納入

⁵⁶ Samten G. Karmay, "The Interview between Phyva Keng-tse Ian-med and Confucius," p. 172.

⁵⁷ 前揭文，頁 171。

⁵⁸ 《昔寂》（*gZi brjid*）又名《無垢經》（*mDo dri med*）或簡稱《無垢》（*Dri med*）。與該書相關之討論，參見 David L. Snellgrove, *The Nine Ways of Bon*, p. 3; Samten G. Karmay,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p. 4 fn. 1.

⁵⁹ Nam mkha'i nor bu, "gnas mchog dam pa 'ol mo lung ring gi nub phyogs / chu gyim shang nag po'i 'gram / ri bo chen po ta la po shan gyi rtsa ba / rgya mtsho dang ra 'khyil chen gyi 'gram na / rgod rje rgya'i yul zhes bya ba yod do,"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 76.

⁶⁰ 關於歐摩隆仁，參見 Samten G. Karmay,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pp. xxviii-xxxi.

⁶¹ Samten G. Karmay, "The Interview between Phyva Keng-tse Ian-med and Confucius," p. 107.

⁶² Nam mkha'i nor bu,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 76.

⁶³ Samten G. Karmay, "The Interview between Phyva Keng-tse Ian-med and Confucius," pp. 178,189

⁶⁴ Samten G. Karmay,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Bon," p. 107.

⁶⁵ Rolf A. Stein, *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étaines: Légendes, Classifications et Hist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1), pp. 29-30；《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頁 49-50。

⁶⁶ 金商（*Gyim shang*）江之相關敘述見 Rolf A. Stein, *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étaines, légendes, classifications et histoire*, p. 72 fn. 30；《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頁 50 註 1。

⁶⁷ 克非爾內（*Per Kvaerne*）並未將孔澤楚杰（*Kong rtse 'phrul rgyal*）視為歷史人物，而是將之歸類為

自己的傳統中，這其中的過程與結果充分展現出西藏文明對於異文化的容受度與轉化能力。

雖然學者對於孔澤楚吉杰波是否出身於中國仍然存在歧見，苯教文獻對其出生地位置的描述也並不完全一致，⁶⁸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孔澤楚吉杰波在苯教傳統中扮演重要角色。苯教內部較為通行的說法是：孔澤擅長占卜，是苯教四位重要大師之一；但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將孔澤楚吉杰波視為苯教教主仙饒的化身之一。⁶⁹依《塞密》所述，孔澤楚吉杰波可依雙掌上的神秘字母預測未來，這項特殊能力使他與占卜產生關聯。苯教文獻對孔澤楚吉杰波或其孫孔澤楚布瓊的描述都與占卜有關，這和前面曾經提到的敦煌寫卷I. O.742 中對孔澤楚吉布的描述互相呼應：根據該寫卷，孔澤楚吉布總結各種算學的學問，並確認其相關內容。另一方面，苯教文獻《善說寶藏》(མྚྱା-ସମ୍ପଦ-ଶୈଖଣ୍ଡିକା) 則說教主仙饒將三百六十種占卜法 (ଶାଖା) 傳授給孔澤楚吉杰波之孫，也就是仙饒自己的兒子孔澤楚布瓊，但卻略而未提孔澤楚吉杰波身為占卜大師的特殊角色。假使《善說寶藏》與《塞密》的敍述互有關聯，則兩部著作間的陳述差異或許是由於兩書作者對孔澤楚吉杰波和孔澤楚布瓊兩者的混淆。否則便是在苯教的傳統中，孔澤楚吉杰波和孔澤楚布瓊兩人都曾被視為占卜大師。⁷⁰

除了扮演占卜大師的特殊角色之外，孔澤楚吉杰波也和儀式有關。《苯教大藏經·丹珠爾》(ଶହୀର-ମୁଦ୍ରା) 所收的若干文獻都被認為是孔澤、孔澤楚吉杰波或孔澤楚杰所作。以下將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於二〇〇一年所出版的新編目錄⁷¹之中所列相關文獻一一挑出，條列歸納於下，除列出篇名之外，並且保留目錄原編號與原提供頁碼。若有旁註篇名簡稱，均記於方括弧中，原目錄編者所做修改或補充則記於圓括弧中。

作者記為「孔澤」的文獻：

- 084-5 ଶହୀର (ଶହୀର) କେନ୍ଦ୍ର-ସମ୍ପଦ-ମୁଦ୍ରା [ମୁଦ୍ରା], pp. 31-34
157-9 ଶହୀର-ସମ୍ପଦ-ମୋହାର-ମୁଦ୍ରା-ଏକ୍ଷଣ (ମୁଦ୍ରା) ସମ୍ପଦ [ଶହୀର-ସମ୍ପଦ], pp. 62-91
157-45 ଶହୀର-କେନ୍ଦ୍ର-ସମ୍ପଦ-ମୁଦ୍ରା [ମୁଦ୍ରା], pp. 453-461
253-19 ଶହୀର-ମୋହାର-ମୁଦ୍ରା-ଏକ୍ଷଣ-ପଦ୍ଧତି-ମୁଦ୍ରା-ପଦ୍ଧତି-କିନ୍ତୁ-ଯଦ୍ବାସ, pp. 447-455 (ଶହୀର-ମୁଦ୍ରା)

"supernatural beings" 之一，參見 Per Kvaerne, "The Canon of the Tibetan Bonpos," p.53.

⁶⁸ Dan Martin, "'Ol-mo-lung-ring, the Original Holy Place," pp. 67, 76 fn. 77.

⁶⁹ Samten G. Karmay,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p. xxxiv。由仙饒所化現的另外三位大師分別是教授醫學的介布赤謝 (sPyad bu Khri shes)，教授儀式的道布卜桑 (gTo bu 'Bum sangs)，以及教授佛法的釋迦牟尼 (Shākyā Muni)；根據竹汪札西堅參吉美寧波 (Grub dbang bKra shis rgyal mtshan dri med snying po , 1859-1934) 所著之《善說寶藏》，道布卜桑和介布赤謝都是仙饒米渥之子，參見 Norbu, *Drung, Deu and Bön*, p. 65。又如上文所述，孔澤楚吉杰波是仙饒米渥的岳父。

⁷⁰ 苯教傳統對於占卜大師的說法有各種不同的論述，這種情形與對於聖地歐摩隆仁 ('Ol mo lung ring) 的描述在歷史上有各種不同見解的情況很類似，參見 Dan Martin, "'Ol-mo-lungring, the Original Holy Place," p. 49.

⁷¹ Samten G. Karmay and Yasuhiko Nagano (eds.), *A Catalogue of the New Collection of Bonpo Katen Texts*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1).

作者記為「孔澤楚吉杰波」(ស៊ុណ៍-ចេង-នស្សុរោ-សុខុបាស) 的文獻：

157-37 ស៊ុខុបាស-កែវ-សាស្ត្រ (សាស្ត្រ) និង-ស្អែក-កែវ-សាស្ត្រ-សាធារណៈ [ស្អែក-កែវ], pp. 331-341

作者記為「孔澤楚杰」(ស៊ុណ៍-ចេង-នស្សុរោ-ក្រុម) 的文獻：

088-32 ស៊ុនីរោ-ស្រី-កែវ-សាស្ត្រ-សុខុបាស-កែវ-កែវ [កែវ-សុខុបាស] , pp. 719-745 (សាធារណៈ)

104-10 ស៊ុនីរោ-ស្រី-កែវ-សាស្ត្រ-សុខុបាស-កែវ-កែវ-សាធារណៈ (កែវ) [សាធារណៈ (កែវ) ន], pp. 427-447 (សាធារណៈ)

157-8 ជុំ-ស្អែក (កែវ) និង-កែវ-សាស្ត្រ-កែវ-កែវ-សាស្ត្រ-កែវ-កែវ, pp. 51-61

230-49 អវិត្យ-សាស្ត្រ-កែវ-កែវ-សាស្ត្រ-កែវ-កែវ-កែវ-កែវ-កែវ [កែវ-កែវ], pp. 967-1011

253-35 (សុខុបាស-កែវ-កែវ) [កែវ-សុខុបាស], pp. 923-934 (សាធារណៈ)

篇名中有「孔澤」的文獻：

157-12 ស៊ុណ៍-ចេង-សាស្ត្រ (សាស្ត្រ) ស៊ុណ៍-ស្អែក-សាស្ត្រ [ស៊ុណ៍-ស្អែក-សាស្ត្រ], pp. 117-135

作者：道布卜桑（ស៊ុណ៍-ស្អែក-សាស្ត្រ）

157-45 ស៊ុណ៍-ចេង-សាស្ត្រ-សាស្ត្រ [សាស្ត្រ-សាស្ត្រ], pp. 453-461

作者：孔澤（ស៊ុណ៍-ចេង）

上列所有文獻均和儀式有關。除此之外，另有共收錄二十四篇苯教儀軌之文集《道承》(ស៊ុខុបាស)⁷²，其中所收二篇儀軌作者也列為「孔澤楚杰」。這二篇的篇名及在原文集中之編號如下：

21. និង-សុខុបាស-កែវ-កែវ-សាស្ត្រ Bl. 513-562

22. អវិត្យ-សាស្ត្រ-កែវ-កែវ-សាស្ត្រ-កែវ-សាស្ត្រ-សុខុបាស-កែវ-កែវ-កែវ-កែវ Bl. 563-597

孔澤楚吉杰波如何與儀式修行產生關聯令人好奇。《塞密》中關於孔澤擅長誦咒的敘述或可視為這項發展的來源線索之一。但就另一方面而言，這種聯想也可能與多數學者所認為的孔子——卡梅所指孔澤楚吉杰波的原型——曾經修訂包括《禮記》在內的《五經》有關。記載儀式與一般行為規範的《禮記》與《詩經》、《書經》、《易經》和《春秋》都是著名的儒家經典，在中國極受重視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以致於甚至有人以為《五經》是儒家所尊之至聖先師孔子所作。⁷³這項認定與《禮記》在記載儀式細節上的特殊內容均可能是導致孔澤楚吉杰波與儀式產生關聯的來由。至於孔澤楚吉杰波與占卜或命理的

⁷² gTo phran: sNang srid gdug pa zhi ba'i 'phrin las dang gto mdos sna tshogs kyi gsung pod (New Tobgyal: Tibetan Bonpo Monastic Centre, 1973).

⁷³ 這種認知甚至影響某些西方學者的看法，例如麥克唐納曾經指稱孔子是《易經》的作者，參見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p. 283 fn. 359;《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頁 304 註 359。

關聯，極可能也是在類似的情形之下產生。《易經》就中國命理學的發展而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又因據說孔子曾經修訂《易經》，孔澤楚吉杰波很可能就是在此基礎上與占卜以及中國文化產生聯結。後來西藏佛教學者運用孔澤楚吉杰波與占卜或命理的關聯，加以巧妙轉換之後，建立了西藏命理學的系統，孔澤便在其中扮演要角。

參、佛教傳承

佛教傳承對於孔澤楚吉杰波的描述主要出自西藏命理學的文獻記載。西藏命理學據說起源於中國。西藏人如何將中國與占卜、佛教相聯結可從藏文文獻中若干引人入勝的相關敍述窺見一斑。根據西元第十六世紀的藏文著作《格言集錦——如意寶石》(མདོ རྒྱତ୍ୟ དྲ୍ଵୀଦ གླୁବ རྩ୍ବସ)，⁷⁴ 五行算學 (གླୁବ ཁ୍ୱେତ)⁷⁵ 是在如下的情況傳入中國：⁷⁶

〔居住在〕中國皇帝領土〔上的人民〕顯然喜好外道的知識，對於佛陀的教法無法深入，於此，〔佛陀〕對文殊師利預言：「〔居住在〕中國領土〔上的人民〕無法信受我的勝義諦教法，而屬於世俗諦的五行均匯集於算學（ ཁ୍ୱେତ ）之中，因此，文殊師利！你就以算學降伏他們吧！」

由於中國人喜好外道勝於佛陀教法，因此佛陀指派在佛教中象徵智慧的文殊師利菩薩以算學降伏中國子民。此段引文之後的內容接著描寫文殊師利菩薩從中國聖山五台山(ཆ୍ଶ ཉ ཁ୍ରୁ)東側湖中一棵樹上所長的金色蓮花化現而生，又從文殊師利菩薩舌上所吐出的一粒唾沫變現出一隻大金龜，⁷⁷ 這些示現都是為了降伏不信佛法的中國人。文殊師利的降伏法門即是將五行算學的理論與佛教的教義互相聯結，藉此，算學也被納入佛教的範疇

⁷⁴ 根據頓當麻偉僧葛記載，本書的確切寫作時間為藏曆火虎年土兔月金龍日金狗時，其時作者年五十，參見 Don dam smra ba'i seng ge, A 15th Century Tibetan Compendium of Knowledge:the Bsad mdzod Yid bz, edited by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69)；史密斯 (E. Gene Smith) 沒能辨識出藏文中的五行與生肖分別是年、月、日、時四部分的記載，以為它們都是記年，因而提出四組四個，共十六個西曆年份的可能性，並判定本書成書於十五世紀後半或十六世紀初，但史密斯自己似乎對這些年份也不滿意，參見 E. Gene Smith, 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edited by Kurtis R. Schaeffer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pp. 212-213。九宮數為「二黑」(gnyis nag)的火虎年在西曆為一〇二六、一二〇六、一三八六、一五六六年，而非如史密斯所列之一〇八六、一二六六、一四四六、一六二六年，參見 Te-ming Tseng, Sino-tibetische Divinationskalkulation (Nag-rtsis) dargestellt anhand des Werkes dPag-bsam ljon-š in von bLobzai tshul-khrims rgya-mtsho (Internationa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05), Fig. 8, pp. 78-79；將這些年份與史密斯書中所提供的其他線索 (212) 互相結合之後，推知本書較可能完成於一五六六年，而頓當麻偉僧葛則可能生於一五一六年。

⁷⁵ 西藏命理學的別稱。

⁷⁶ Don dam smra ba'i seng ge, "rgya nag rgyal po'i rgyal khams de mu teg [應作 stegs] gi rig byed la mngon par zhen pas / bcom ldan 'das kyi chos la ma tshud par / 'jam dpal la lung bstan pa / rgya nag po'i rgyal khams 'di / nga'i don dam chos la mi mos shing / kun rdzob 'byung bas rtsis la 'dus pas / 'jam dpal khyod kyi rtsis kyis thul cig gsungs nas lung bstan te," A 15th Century Tibetan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vol. 78, p. 418.2.

⁷⁷ 前揭書，頁 209v6-210v1。

據第五世達賴喇嘛昂汪洛桑嘉錯（དླྷ བྱାପ རྩ୍ବ ༈ ଶୁଦ୍ଧ ଶୁକ୍ତ，1617-1682）的說法，文殊師利菩薩在五台山將西藏命理學傳給眾人之後，命理學便在中國大為流行。中國命理學的文獻後來由松贊岡布之妃文成公主首先帶至西藏。⁸²文殊師利菩薩曾經傳給孔澤楚吉杰波許多命理學的基本概念，例如：「年」（歲）、「月」（歲）、「日」（歲）、「時」（歲）、「生命力」（歲）、「身體」（身）、「財富」（財）、「運勢」（運）、「八卦」（卦）、「九

⁷⁸ 前揭書，頁210v1-210v4。

⁷⁹ 在《格言集錦》之中的孔澤（Kong tse）寫作 Gong rtse。

⁸⁰ Don dam smra ba'i seng ge, " (212v2) de nas gong rtse 'phrul gyi rgyal po dang / byi nor 'phrul gyi rgyal po dang / ling tshe 'phrul gyi rgyal po dang / dbang ldan 'phrul gyi rgyal po dang bzhis / rang rang gi ci phrod phrul nas nas zhus pa / kyai ma ho // 'jam dbyangs gzhon nu lha mi 'dren pa'i dpal / thams cad mkyhen pa'i the tshom so sor gcod / 'dod pa'i don grub dgos 'dod skong mdzad pa'i / bdag cag 'gro ba mi'i rigs rnams ni / ma rig dbang gis bdag tu 'dzin pa skyes / 'khrl pa'i dbang gis rtag tu 'khor bar 'khyams / skye rga na 'chi'i sdug bsngal dang / dar gud (213r1) phyugs dbul rnams dang gdon la sogs / 'jigs pa brgya dang bcu gnyis las bsgral phyir / 'byung rtsis chen po bdag la stsal du gsol / zhes zhus pas / 'phags pas bka' stsal pa / 'gro ba sems can 'byung ba Inga las grub / 'byung ba Inga rnams 'byung bdud 'byung bas gcod / de phyir 'byung rtsis chen po bshad / ces gsungs nas / ma hā nag po rtsa ba'i rgyud / 'jig rten sgron ma sngar rtag gi rgyud / rdo rje gdan phyi rtag gi rgyud / 'byung don bstan pa thabs kyi rgyud / mkhro' ma rdo rje'i gtsug gi rgyud dang / yang rgyud bar ma gsungs / ging sham rin po che'i dmigs gsal kyi rgyud / zang ta rin po chen gson gyi rgyud / a tu rin po che dmigs gsal gyi rgyud / phung shing nag po ngan thabs kyi rgyud / zlog rgyud nag po lto'i rgyud Inga (213v1) gsung / yang rgyud phyi ma 'byung ba Inga rtsegs kyi rgyud / 'jam yig chen po phyi'i rgyud / ka ba dgu gril spar sme'i rgyud / sdong po dgu 'dus rab chad bu gso'i rgyud / gser gyi nyi ma gying shong bag ma'i rtsis dang Inga gsungs so // de Itar lto 'byung rtsis kyi rgyud sde sum bcu rtsa cig gsungs so // gab rtse sum brgya drug cu gsungs so, " A 15th Century Tibetan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212v2, 213r1, 213v1.

⁸¹ 「占卜」這個語詞在苯教文獻中經常與孔澤楚吉杰波同時出現，在《格言集錦》中則往往與「五行算學」一詞並用。在較晚期的佛教文獻中，則極少見到「占卜」一詞，而「五行算學」一詞則多半被其同義詞「西藏命理學」取代，不過「五行算學」有時仍見使用。

⁸²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rgya nag gi rtsis gzhung yang 'phags pa 'jam dpal dbyangs kyis ri bo rtse Ingar gsungs nas / ma hā tsi na'i rgyal khams su dar ba rgya mo bza' kong jos thog mar bod du bsnams (4r1) nas mchog dman kun gyis spang blang bya bar med du mi rung ba ste," rTsis dkar nag las brtsams pa'i dris lan nyin byed dbang po'i snang ba, in Thams cad mkhyen pa rgyal ba Inga pa chen po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i gsung 'bum, reproduced from Lhasa edition (Gangtok: Sikki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1991-1995), vol. wa: 568, 3v6°.另參見 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2 vols. (Bangkok: SDI Publications, 1999), p. 136.

⁸³ 「宮」(藏文)等等，後來西藏人便是以這些概念為基礎，發展出許多運算模式。

文殊師利菩薩將算學知識傳授給孔澤楚吉杰波的敘述至第五世達賴喇嘛的攝政桑結嘉錯（ସ୍ଵର୍ଗତିଶ୍ୱାସକୁଳୀଙ୍କ，1653-1705）的著作中卻有些許改變。桑結嘉錯曾經完成一部關於西藏算學的巨著《白琉璃》（Baidūrya དྣାସଂସ୍କରଣ），被後世視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這部著作載道：⁸⁴

孔澤楚吉杰波僅只是〔與文殊師利菩薩〕見了一面，便自然瞭解八萬四千種「解」(၃၅၅)和三百六十種「道」(၃၅၆)。

孔澤楚吉杰波在《白琉璃》中出現時，與前面所提到的兩部著作一般，也是在與五行算學傳承系統相關的敍述脈絡中。然而他原來所扮演的從文殊師利菩薩聽聞、學習五行算學的角色，在桑結嘉錯的陳述中卻有改變：孔澤楚吉杰波僅只是見了文殊師利菩薩一面，就自然瞭解如何施行稱作「解」(དྲୟତ) 的治療方法和稱作「道」(རྩର୍ତ୍ତ) 的消災儀式。根據苯教傳統，「解」與醫療有關。至於「道」，則是一種儀式，旨在去除災難並召來吉祥。⁸⁵孔澤楚吉杰波與消災儀式「道」的聯結令人想起前文所提《苯教大藏經·丹珠爾》(ນହେବ୍ସନ୍ଧୁର) 之中作者為孔澤或孔澤楚杰的文獻，例如：編號 157-9 和 230-49 兩篇都與「道」儀式有關。《白琉璃》是一部算學領域的重要著作，含蓋天文、曆算、占卜、命理等內容，是參考大量相關著述，將各種不同傳承的說法匯集於一而成。⁸⁶孔澤楚吉杰波所扮演的角色在這部巨著中的轉變揭露了作者異於前人的觀點，極有可能是參考不同來源的文獻所致。由於《白琉璃》在西藏算學的重要地位，後繼的學者，尤其是格魯派的專家，無不依循其記述。例如：格魯派的命理學專家洛桑楚勤嘉錯(བ୍ଲୋସାନ୍ ཕୁଣ୍ଡୁ གୈମଣ୍ଡୁ ས୍କୁର୍ଜୁକ୍),⁸⁷在其以西藏命理學為主題的著作中有如下敍述：

⁸³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phags pa 'jam dpal gyis kong rtse 'phrul gyi rgyal po la gnang ba'i / lo zla zhag dus tshod / srog lus dbang thang rlung rta spar rme sogs rtsis gzhir bzung nas / gson rtsis la mi 'gyur rtsa ba'i rde'u drug / gcod dral gyi rde'u nyi shu rtsa gcig / rda'u zhe bdun ma / bcu bzhi ma / brgyad ma / nad rtsis la / thang shing gi rtsis / tshe rtsis la / rgya ma phang gi rtsis / gza' bzhi ma klung gi rtsis / lha dpal che gsum gyi rtsis / ging gong gnyen sbyor gyi rtsis / gshin rtsis la / zang 'khyam rnam grangs mi 'dra ba bcu gsum sogs rgya nag gtsug lag gi rtsis rnams kyang gong du bshad pa ltar yid bzor bsdu nus so," *rTsis dkar nag las brtsams pa'i dris lan nyin byed dbang po'i snang ba*, 10r1；除此之外，圖齊（Giuseppe Tucci）並且聲稱西藏命理學的系統是以文殊師利（'Jam dbyangs）的化身孔澤（Kong tse）的作品為基礎所建立，而文殊師利則是在五台山上傳授命理學的知識，參見 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p.136；然而筆者尚未在昂汪洛桑嘉錯的著作中尋得相關敘述的對應內容。

⁸⁴ Sangs rgyas rgya mtsho, "kong tse 'phrul gyi rgyal po ni //mjal ba tsam gyis dpyad bryad khri //bzhi stong sum bryga drug cu'i gto //rang bzhin babs kyis thugs su chud," Phug lugs rtsis kyi legs bshad bai dûr dkar po, 2 vols (Beijing: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 1996), sTod cha, p. 237.

⁸⁵ 史奈果夫與卡梅都將藏文「解」(*dPyad*)譯作 "diagnosis / diagnoses"，卡梅並曾經以疾病治療為例，說明古代苯教信徒運用消災儀式 (*gTo*) 與治病法 (*dPyad*) 過程，參見 David L. Snellgrove, *The Nine Ways of Bon*, p. 301; Samten G. Karmay,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Bon," p. 141.

⁸⁶ 一般認為這部名著的作者是攝政桑結嘉錯，但史密斯卻頗為肯定地指出該書真正作者應為約生於西元第十六、十七世紀的東布敦珠汪杰 (Dong bu Don grub dbang rgyal)，參見 E. Gene Smith, *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p. 243.

⁸⁷ Blo bzang tshul khrims rgya mtsho, "kong tse 'phrul gyi rgyal po yis / mjal ba tsam gyis dpyad brgyad khri / bzhi stong sum brava drug cu'i ata / 'bad med lhun grub thuas su chud." Mahā ci na'i rtsis ria dae ldan mkhas.

孔澤楚吉杰波僅只是遇見〔文殊師利菩薩〕，就自然對八萬四千種「解」(དྲୟ) 和三百六十種「道」(ལྷ) 了然於心。

這段文字除了少數用字與《白琉璃》中的相關段落有些微差異之外，所傳達的訊息與《白琉璃》毫無差別。文殊師利菩薩的其他幾位弟子，如：四面梵天(ଚତୁର୍ବୀନ୍ଦ୍ରନାଥ)、尊勝佛母天女(ଶୁଦ୍ଧିକର୍ମାଦାତ୍ମା)、安止龍王(ଶୁଦ୍ଧିକୃତ୍ସଂହାର)、塞加婆羅門(ଶର୍ଵାଣିଶାସ୍ତ୍ରୀ)等，都是從文殊師利菩薩受法，⁸⁸只有孔澤楚吉杰波與眾不同，他其實生來就懂「解」和「道」，這項天賦由於和文殊師利菩薩相遇而自然獲得啟發。

桑結嘉錯完成《白琉璃》之後，曾經廣徵學者對該書提出評論，為回答諸多學者的問難與質疑，後來著成另外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白琉璃釋疑》(Baidūrya ଶଯ୍ଦାଶ୍ଵାସ)。⁸⁹攝政在該書中對第九十三問的回答涉及算學在西藏形成的歷史。這段說明提供的訊息或可視為前面所述與孔澤楚吉杰波相關論述的立論基礎，其內容包括「道」與算學的關係，以及孔澤楚吉杰波在「道」傳入西藏初期所扮演的角色。該段說明的起始部分內容如下：

關於算學(ଶର୍ତ୍ତ୍ୟାଜ୍ୟା) 在西藏於朗日松贊(ଶର୍ଵାଣିଶାସ୍ତ୍ରୀନାଥ) 時期發端的經過，在至尊怙主⁹⁰所撰之王朝〔歷史著作〕及其他〔的著作〕中皆有可靠且詳細的記載。然而，這些〔歷史著作的作者〕的思維〔方式〕主要是以和算學相關〔的學問〕的開端，也就是〔它們〕在西藏的起始，為主要考量。若以其主要分支，「道」(ଲ୍ପାତ୍ତ) 儀式為例，〔算學〕很可能從聶赤贊普(ଶର୍ଵାଣିଶାସ୍ତ୍ରୀନାଥ) 等〔藏王的〕時代開始就已經在西藏出現了。如此說是有理由的：在屬於算學的若干法門的早期傳承系統之中，有一個系統〔主張〕：在「杰雅拉德竹」(ଶର୍ଵାଣିଶାସ୍ତ୍ରୀନାଥ) 的時期，孔澤楚杰受邀到西藏，並創作了「道」(ଲ୍ପାତ୍ତ) 的方法，此著作系統的傳承直到今日都尚未消失。而且，在西藏的書寫系統尚未制定完成之前，〔這些方法，〕如同苯教故事的傳承一般，是以背誦〔的方式〕留傳。書寫系統制定之後，〔這些方法〕很可能才被記錄成文獻。此外，應知由於大悲聖者觀音的悲心展現，孔澤才會造訪西藏。〔此說的〕原由〔乃因〕典籍中有載：

dbang yongs kyis phyag rgyun du bstar ba'i rdel 'grem 'thor bsdud rgyas 'dril du bkod pa dpyod ldan spyi nor 'dod dgu 'jo ba'i dpag bsam ljon shing (s. n., 1921), 3v5；另參見 Te-ming Tseng, *Sino-tibetische Divinationskalkulation (Nag-rtsis)* dargestellt anhand des Werkes *dPag-bsam ljon-šin* von bLo-bzañ tshul-khrims rgya-mtsho, p. 60.

⁸⁸ Te-ming Tseng, *Sino-tibetische Divinationskalkulation (Nag-rtsis)* dargestellt anhand des Werkes *dPag-bsam ljon-šin* von bLo-bzañ tshul-khrims rgya-mtsho, pp. 59-60.

⁸⁹ 與該書相關的描述，參見 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p. 136.

⁹⁰ 應是指第五世達賴喇嘛，在其所著之《西藏王臣記》中，有「朗日（松贊）之世，從漢地傳入星算及醫藥等術」之記載，參見五世達賴喇嘛：《西藏王臣記》，劉立千（譯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13。

「西藏人的起源是一隻猴子和一隻母岩精〔結合〕所生〔的後代〕。〔猴子和母岩精生了許多子女〕之後，聖者〔觀音〕心中思量：『現在〔他們〕已獲得人身，但是僅只如此還是不夠，我應當使他們都成佛！』之前，猴子、母岩精、母草精都已被馴服，現在當以王法來規範〔他們的後代〕。應將他們的人間世系與天界斷絕；水流應與雪相遇，人與天神應心手相連。人無天神，當予天神；牲畜無牧童，當予牧童；鬼神無供物（*ယ*），當予供物。當以「雅拉德竹」（*ཡ**ା**ର**ା**ଦ**ୱ**ତ*）為人之天神，當以雅隆（*ଆ**ର**ଲ**ନ*）等地為國土中心。妥善記載如上安排，以便在都城宣揚法規。」

〔典籍中又〕載：

「由於聖者〔觀音〕的悲心，聶赤贊普（*ଶ**ର**ତ**ି**ନ**ି**ପ*）〔從天上〕降於八山著名的山口。」⁹¹

因此，根據「拉雅拉德竹」（*ଲ**ା**ୟ**ା**ର**ା**ଦ**ୱ**ତ*）和「杰雅拉德竹」（*ଜୀ**ୟ**ା**ର**ା**ଦ**ୱ**ତ*）兩者，可知此處之「雅拉德竹」（*ଆ**ର**ା**ଦ**ୱ**ତ*）是聶赤贊普眾多稱號其中之一。「鬼神無供物，當予供物」這一句則是意指孔澤所作的〔儀式之中所使用的〕供物而言。〔不過，此處〕也可指供物的各種傳承系統（*ସମ୍ବନ୍ଧ*）而言。〔就另一方面來說，〕若干〔以制止〕流言〔等困擾為目的而進行〕的「道」（*ଶର୍ତ୍ତ*）、「謁」（*ୟ*）〔儀式〕的傳承系統則說在臧杰退嘎（*ଶ**ର୍ତ୍ତ**ହେ**ଶ**ର୍ତ୍ତ**ଦ୍ଗା*）的時期，孔澤到達西藏，並且創作〔了這些儀式〕。這個「謁」〔儀式〕很可能已和苯教的「謁」〔儀式〕混淆。如果仔細思索，這些說法似乎不無道理。⁹²

⁹¹ 西藏第一位國王聶赤贊普據稱是由天上降至人間，他首次降臨之處為拉日將都（IHa ri gyang to）山，參見 Samten G. Karmaym, "Mount Bon-ri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Early Myths,"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pp. 221-223.

⁹² Sangs rgyas rgya mtsho, "(147r1) go gsum pa yang bod du gnam ri srong btsan gyi dus gtsug lag gi dbu brnyes tshul ni skyabs mgon mchog gis gnang ba'i rgyal rabs sogs khungs ldan nas zhib tu gsungs mod / de dag gi dgongs pa ni gtsug lag skor 'go'i tshul bod du srol btod kyi dbu brnyes pa gtsor dgongs pa gnang zhing / gtsug gi le lag gto'i skor 'ga' zhig gi dbang du btang na gnya' khri btsan po sogs pa'i dus nas bod du byung bar dogs pa snang zhing / de'i rgyu mtshan ni gtsug lag gi thabs 'ga' zhig gi sngon rabs su / rje yab lha brdal drug gi dus kong tse 'phrul rgyal bod du spyan drangs te gto thabs mdzad pa'i rabs 'byung zhing / de dag gi yig rgyun da bar ma nub par byung ba dang / de yang bod du yig srol ma btod bar bon sgrung ltar ngag 'dzin bryud pa dang / yig srol dod nas yig char 'khod par dogs shing / de yang thugs rje chen po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kyi thugs rje'i 'phrul las / kong tse bod du khugs par shes te / rgyu mtshan ni / 'phags pa'i gsung las / bod kyi mi'i sa bon spre'u dang brag srin las bskrun rjes / 'phags pa'i thugs dgongs la / da mi lus thob pa tsam gyis mi chog sangs rgyas par byed dgos snyam nas / na ning nas spre'u dang / brag srin mo dang / 'brog srin mo dang / khong rnams kyis btul ba yin / da ni rgyal khrims kyis 'dul bar bya'o // de yi mi'i bryud ni lha las chad par bya'o / chu'i

桑結嘉錯宣稱算學在西藏的開端可回溯至藏王松贊岡布之父，朗日松贊之時，也就是西元第六世紀末、第七世紀初期。⁹³不過，如果將某些種「道」列入考量，算學在西藏的開端可能更早，或可回溯至西藏傳說中的第一位國王聶赤贊普的時期。⁹⁴將「道」儀式歸屬於算學的一支是較晚期的五行算學文獻所普遍公認的觀點。根據算學早期傳承系統之一的說法，孔澤楚吉杰波是以外來大師的身份被邀請到西藏，並且開創了「道」儀式的傳承，時間是在「杰雅拉德竹」(ཇེ་ཡ་拉·ད་རྩ་) 的時期，桑結嘉錯認為就是聶赤贊普的時期。在聶赤贊普成為西藏人的首領之前，人和鬼神的關係是頗受關注的層面之一。孔澤楚吉杰波因此被邀請到西藏，創作以平息不明外力為目的的儀式。就提到孔澤楚吉杰波是消災儀式創始人的消災儀式文獻而言，這段描述提供了絕佳的立論根據。⁹⁵由於聶赤贊普自天上降至西藏被視為是觀音菩薩悲心的示現，孔澤楚吉杰波造訪西藏也同樣被認為是因觀音菩薩悲心所致，這段陳述也成為佛教神話的內容。桑結嘉錯並進一步指出：根據另一傳承系統的說法，孔澤楚吉杰波是在藏文臧杰退嘎（শাঙ-ଜେ-ତ୍ୱାଙ୍କା）時期到達西藏，⁹⁶他所創作的儀式經常與苯教儀式混淆。這種陳述清楚地傳達了作者明顯區分苯教與佛教傳承的意圖，並暗示苯教與佛教關於孔澤楚吉杰波的記載實屬不同傳承，雖然苯教與佛教的消災儀式有若干共同特點，其來源其實並不相同。

《白琉璃》和《白琉璃釋疑》中的觀點被認定為西藏算學領域中的「標準」。根據這個系統的說法，孔澤楚杰受文殊師利菩薩的啟發而獲得「道」儀式的相關知識，又因觀音菩薩的悲心，將「道」儀式傳入西藏。儘管如此，與中國接觸頻繁的西藏學者卻對這種傳統論調無法認同，因為他們對孔子的認識並不局限於在西藏本土留傳的傳統觀點。土觀羅桑却吉尼瑪（土觀·羅桑却吉尼瑪，1737-1802）對於孔澤楚吉杰波便持以下看法：⁹⁷

brgyud ni gangs la thug par bya'o // mi dang lha ru lag pa sbrel / mi lha med la lha gcig bsko / phyugs rdzi'u med la rdzi'u bsko / 'dre srin yas med la yas byin / yab lha brdal drug mi yi lha ru bsko / yar klungs sogs pa yul gyi dbus su bsko / de ltar bkod pa bris legs kyang // rgyal sa chos khirms spel ba'i phyir // zhes 'phags pa'i thugs rjes gnya' khri btsan po ri brgyad la rgyang grags kyi kha ru (147v1) babs par gsungs shing / des na lha yab lha brdal drug dang / rje yab lha brdal drug gnyis las 'di skabs kyi yab lha brdal drug ces pa rje gnya' khri btsan po'i mtshan gyi rnam grangs dang / 'dre srin las [應作 yas] med la yas byin zhes pa 'di kong tses mdzad pa'i yas la dgongs pa yin par shes shing yas rabs rnams dang yang 'grig mi kha sogs pa'i gto yas 'ga' zhig gi rabs su gtsang rje thod dkar gyi skabs kong tse bod du byon nas mdzad par bshad pa yas bon yas dang 'dres par dogs pa tsam 'dug rung zhib par brtags na mi 'grig pa mi snang ste," Baiqūr dkar po las 'phros pa'i snyan sgron dang dri lan g.ya' sel, 147v1, 147r1.

⁹³ Erik Haarh, *The Yar-Luṇ Dynasty*, p. 12.

⁹⁴ 與聶赤贊普相關的描述，見 Erik Haarh, *The Yar-Luṇ Dynasty*, pp. 17, 18; Giuseppe Tucci, *The Religions of Tib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23.

⁹⁵ 例見 Shen-Yu Lin, *Mi pham's Systematisierung von gTo-Ritualen*, p. 233.

⁹⁶ 根據敦煌藏文寫卷 P. tib. 249，臧杰退嘎是西藏地區史前時期一個小王國（rGyal-phran）首領之名，參見 Erik Haarh, *The Yar-Luṇ Dynasty*, pp. 240-241.

⁹⁷ *Thu'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bod dag gis kong tse 'phrul gyi rgyal po zhes rgyal po rdzu 'phrul can zhig tu byas pa dang / nag rtsis kyi gto bcos la lar / kong tse'i mnong rtogs bsgom tshul sogs kyi rnam gzhag byas pa dang / yang la las bzo bo kong tse zhes bzo'i 'du byed la mkhas pa zhig tu go 'dug pa ni mun nag lag nom gyi dper snang ngo," Grub mtha' shel gyi me long*, p.395；達斯（Sarat C. Das）對此段的翻譯顯然與筆者所取得之藏文本內容有甚大差異，其譯文如下：“The Tibetans believe that their celebrated Sron-tsan Gampo

西藏人將孔澤楚吉杰波塑造成一位具有神變能力的國王，並且在某些屬於西藏命理學（*ਰྣ ཀྲୟା*）的消災法術（*གྱା ພତ୍ରକ*）中始創現觀孔澤的修持法門等等，又有一些人將「工匠孔子」（*པଦ୍ମ ଶର୍ଵାନ୍ଦି*）理解為一位長工藝者，這些都有如在黑暗中取物一般〔，全屬穿鑿附會之說〕。

雖然羅桑却吉尼瑪和桑結嘉錯一樣，同屬達賴喇嘛系統下的格魯派，他的觀點顯然偏離「公定標準」。在他看來，孔澤楚吉杰波是一個創造出來的人物。他的見解透露西藏學者之間對於孔澤楚吉杰波的看法存在歧見的事實。羅桑却吉尼瑪的觀點為當代學者南喀諾布（*ନାକ ନାମଦି କୁମାର*, 1938-）引用，以支持他反對將孔澤楚吉杰波視為孔子的立場。⁹⁸但在另一方面，著名的近代學者蔣貢龔珠洛追塔耶（*ଇଚ୍ଛା ପଣ୍ଡିତ ଗୋଟୁ ଚୁଲ୍ଲା ମହାଯାନ*, 1813-1899）對於孔澤楚吉杰波則抱持延續傳統觀點的態度。在他所著的百科全書《知識寶庫》（*ଜ୍ଞାନ ଭାଗୁମାନାମର୍ତ୍ତମାନ*）中，有一段論及西藏命理學在西藏的起源和傳播，他寫道：⁹⁹

五行算學（*ଘୁଦ କ୍ଷୀଳ*），或稱為西藏命理學（*ରྣ ຀ྲ୍ୟା*），的來源是中國。在第一位〔中國〕皇帝罷忽剎替（*ଛାନୁହୁନ୍ତି*）時，一位居住在海邊的百姓獻〔給皇帝〕一隻金色烏龜。〔皇帝〕仔細檢視〔金色烏龜〕之後，心中首次出現八卦的象徵符號。他根據這些〔符號〕創造了與八卦、九宮和〔十二〕生肖相關的各種算法。在此基礎上，轉世的國王、大臣及學者們逐漸發展出〔五行算學〕。後來出現許多〔相關〕文獻，尤其是孔夫子（*ପଣ୍ଡିତ*）——他是文殊師利的化身，在西藏以孔澤楚杰著稱——，他也是無數算學（*କ୍ଷୀଳ*）與消災儀式（*ଧର୍ମ*）文獻〔傳承〕的創始者。在西藏本地最初是由前、後〔二位〕公主¹⁰⁰帶來中國算學文獻，開啟〔相關〕傳承。

was an incarnation of Khun-fu-tse—one of miraculous birth—in whom was manifest the spirit of Chenressig. Some authors conjecture that Khun-fu-tse was the inventor of astrology from the few verses bearing his name and praise, which head almost all the astrological works of China and Tibet. He is also believed by some people to have been the inventor of handicrafts, manufacture, technology etc." 參見 Sarat C. Das, "Ancient China, Its Sacred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s Known to the Tibetan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2 (1882), p. 101；劉立千的譯文則是：「藏人言公子神靈王，認為是靈異之王。又有些漢傳曆數禳解法中，製造了《公子現證修法》的儀軌。又有一類書中稱工巧公子，認為他是一位善于工巧的能人，這些全是暗中摸索之語。」參見土觀羅桑却吉尼瑪：《土觀宗派源流》，頁 202。

⁹⁸ Nam mkha'i nor bu,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p. 75.

⁹⁹ '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byung rtsis sam nag rtsis su grags pa byung ba'i khungs ni rgya nag ste / de'ang gong ma rnams kyi thog ma spa hu hshi dhf rgyal po la rgya mtsho'i mtha'i 'bangs zhig gis rus sbal gser gyi kha dog can phul ba la gzigs pas brtags nas spar kha brgyad kyi phyag rgya thog mar thugs la shar / de la brten nas spar sme lo skor gyi rtsis rnams mdzad / de la brten nas sprul pa'i rgyal blon mkhas pa rnams kyis rim par mdzad pa dang / khyad par khong spu tsi zhes 'jam dbyangs kyi sprul pa bod du kong tse 'phrul rgyal du grags pa des kyang rtsis dang gto gzhung mtha' yas pa'i srol gtod pa sogs phyis byung gi gzhung shin tu mang zhing / bod 'dir thog mar kong jo snga phyis rgya nag gi rtsis gzhung bsnams te srol phyes," *Shes bya kun khyab mdzod*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1997), vol. E, folio 220.

¹⁰⁰ 指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其年代參見註 37。

這段說明中有許多令人感興趣的觀點，現歸納於下：一、中國聖人孔夫子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二、孔夫子在西藏以孔澤楚杰著稱；三、孔澤楚杰將許多算學和消災儀式的文獻傳入西藏。儘管學者對相關議題所提論點存在諸多矛盾，但是對於孔澤楚吉杰波這個主題，學者之間仍有某種程度的基本共識。《知識寶庫》以百科全書的形式呈現，其著作宗旨是在提供讀者相關主題的基本認識。龔珠在該書中對孔澤楚吉杰波的扼要說明所傳達的極可能便是這種普遍存在於西藏知識份子之間的共識。

龔珠所提到的孔夫子(別名孔澤楚杰)是文殊師利菩薩化身的概念見於一個稱作《孔澤祈請供養文——妙欲雲聚》(孔澤祈請供養文——妙欲雲聚)的儀軌中，孔子在這部儀軌中成為接受供養的主要神祇。記載這個儀式的文獻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由雷興(Ferdinand D. Lessing)在位於北京的雍和宮所發現。該文獻以儀軌(經書)的形式呈現，可能出自西元第十八世紀中葉。¹⁰¹其中載有對「菩薩」或「未來佛」孔子造像學方面的描繪，依循傳統理念，將中國聖人孔子與西藏命理學的概念充分結合在一起：孔子坐在宇宙大龜背上，周圍環繞百萬仙人(諸天)，以算學怙主的身份接受禮敬。儀式開始時，首先祈求智慧怙主文殊師利菩薩庇護，雷興指出：這代表孔子相當於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¹⁰²自敦煌藏文寫卷出現孔澤一詞為最早的文獻證據以來，「孔子」在西藏文獻中歷經數百年的演變，成為一位在中國首都皇宮寺院中，一份儀軌文獻內所記載的中心人物。這份儀軌文本的發現呈現了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中國聖人孔子在其故鄉再次受到禮拜。相對於中國人視孔子為至聖先師，加以禮拜的傳統，西藏人將這位著名的中國聖人融入西藏佛教的系統中，使孔子以象徵智慧的菩薩身份，接受信徒禮敬。

結語

大約早在吐蕃王朝時期，西藏人就已聽聞中國聖人孔子的盛名。西元第七、八世紀時，吐蕃與中國之間的聯姻無疑促進了兩國的文化交流。《白琉璃釋疑》中關於孔子在據稱為西藏的第一位國王聶赤贊普時期曾經造訪西藏的說法雖然不見得可信，這段內容卻暗示了孔子的聲名可能早在松贊岡布之父朗日松贊之前，就已傳到西藏。雖然如此，文獻上的直接證據卻在較晚時期才出現。在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藏文文獻——敦煌藏文寫卷一中，已經出現有關孔子及其教示的陳述。在敦煌藏文寫卷中，「孔子」的藏文記作「孔澤」或「孔策」。儘管「孔子」在藏文文獻中譯作「孔澤」或「孔策」，當「孔澤」或「孔策」在藏文文獻中出現時，卻並不一定都是指孔子。藏文「孔澤」這個稱呼原來是指中國的聖人孔子，但是伴隨「孔澤」所產生的形象也隨時間與傳承而有所遞變。有

¹⁰¹ Ferdinand D. Lessing, "Bodhisattva Confucius," *Ritual and Symbol: Collected Essays on Lamaism and Chinese Symbolism* (Taipei: Oriental Book Store, 1976), p. 94.

¹⁰² 前揭書，頁 92。

趣的是：其間的發展與「孔澤」在占卜上的特殊能力同步。在敦煌藏文寫卷 I. O. 742 中，孔澤以該寫卷作者的身份出現，該寫卷內容與使用十二個銅錢的占卜法有關。在苯教的傳承系統中，孔澤楚吉杰波被認為是一位中國國王，他具有神奇能力，只須藉助雙手掌上與生俱來的神奇字母，就能預測未來，他也被視為占卜（གླྚା）大師。在較晚期的佛教文獻中，文殊師利菩薩奉佛陀之命，以五行算學——或稱西藏命理學——的知識降伏不好佛法的中國人，而孔澤楚吉杰波則是繼承文殊師利菩薩的傳人之一。孔澤除了扮演具有占卜能力與相關知識的角色之外，也被視為消災儀式「道」的創始人。佛教將孔澤楚吉杰波塑造為消災儀式創始人的形象可能與較早發展出的苯教傳承對孔澤楚吉杰波的描述有關：苯教傳承將許多記載除障儀式的文獻均視為由孔澤楚杰所作。

本論文針對西藏文獻中與孔澤相關的記載，進行探討。研究結果具體描繪了西藏人如何以他們對中國孔子的印象為基礎，塑造出一位屬於自己系統中的人物。這個過程不僅忠實呈現了西藏人的創造力，同時也揭示了西藏佛教徒採納鄰國文化中的重要成份，以達傳播佛法目的的意圖。西藏佛教徒在傳播佛法的過程中，藉由文殊師利菩薩和一位起源於高度發展文明中的聖人形象，以確保他們所新創的，融入佛教理念的西藏命理學系統的威信。◆

◆ 責任編輯：林沛熙。

引用書目

五世達賴喇嘛

- 2000 《西藏王臣記》，劉立千（譯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 中國文化研究所（編）**
- 1963 《中文大辭典》（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3年）
- 王堯**
- 1982 《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 1996 〈吐蕃時期藏譯漢籍名著及故事〉，《中國古籍研究》，第1卷（1996年），頁561-563
- 張岱年（編）**
- 1993 《孔子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
-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
- 1986 《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
- 濮文起（編）**
- 1996 《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年）
- Bacot, Jacques, Frederick W. Thomas, and Gustave-Charles Toussaint**
- 1940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 Paul Geuthner, 1940)
- Blo bzang tshul khrims rgya mtsho（洛桑楚勤嘉錯）**
- 1921 *Mahā ci na'i rtsis rig dge ldan mkhas dbang yongs kyis phyag rgyun du bstar ba'i rdel 'grem 'thor bsdud rgyas 'dril du bkod pa dpyod ldan spyi nor 'dod dgu 'jo ba'i dpag bsam ljon shing* (s. n., 1921)
- Cornu, Philippe**
- 1999 *Handbuch der Tibetischen Astrologie* (Berlin: Theseus Verlag, 1999)
- Das, Sarat C.**
- 1882 "Ancient China, Its Sacred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s Known to the Tibetan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2 (1882)
- Don dam smra ba'i seng ge（頓當麻偉僧葛）**
- 1969 *A 15th Century Tibetan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the Bsad mdzod Yid bz,* edited by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69)
- dPa' bo gtsug lag 'phreng ba（罷渢祖拉陳瓦）**
- n. d. *Chos 'byun mkhas pa'i dga' ston, microfiche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n. d.)
- Hoffmann, Helmut**
- 1961 *The Religions of Tibe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1)
- '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蔣貢龔珠洛追塔耶）**
- 1997 *Shes bya kun khyab mdzod* (Delhi: Shechen Publications, 1997)
- Karmay, Samten G.**
- 1998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1998)

- 2001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A Tibetan History of Bon*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2001)

Karamy, Samten G. and Yasuhiko Nagano (eds.)

- 2001 *A Catalogue of the New Collection of Bonpo Katen Texts*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1)

Kvaerne, Per

- 1974 "The Canon of the Tibetan Bonpos," *Indo-Iranian Journal*, 16, 1 (1974)

Lalou, Marcelle

- 1950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50)
- 1971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1971)

Lessing, Ferdinand D.

- 1976 "Bodhisattva Confucius," Ritual and Symbol: Collected Essays on Lamaism and Chinese Symbolism (Taipei: Oriental Book Store, 1976)

Li, Fang-Kuei

- 1956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 (1956)

Li, Fang-Kuei and Weldon S. Coblin

- 1987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7)

Lin, Shen-Yu

- 2005a "Tibetan Magic for Daily Life: Mi pham's Texts on gTo-rituals," *Cahiers d'Extrême Asie*, 15 (2005)

- 2005b *Mi pham's Systematisierung von gTo-Ritual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05)

Macdonald, Ariane (麥克唐納)

- 1963 "Préambule à la lecture d'un rGya-bod yig-chañ," *Journal Asiatique*, 251, 1 (1963)

- 1973 "Un ensemble sémantique tibétain: créer et procréer, être et devenir, vivre, nourrir et guérir,"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 2 (1973), pp. 412-423

- 1988 〈《漢藏史集》初釋〉, 耿昇 (譯), 收於王堯、王啟龍 (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 第4卷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1991 《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 耿昇 (譯) (青海: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1994 〈古藏語中的一個語義群: 創造和生殖, 存在和變成, 活著、養活和救活〉, 褚俊杰 (譯), 收於王堯、王啟龍 (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 第7卷

(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 年)

Martin, Dan

1995 "'Ol-mo-lung-ring, the Original Holy Place," *The Tibet Journal*, 20, 1(1995)

Nam mkha'i nor bu (南喀諾布)

1996 *Zhang bod lo rgyus Ti se'i 'od* (Beijing: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 1996)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昂汪洛桑嘉錯)

n. d.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1643), rGyal rabs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
(http://www.thdl.org/xml/show.php?xml=/collections/history/texts/5th_dl_history_text.xml&m=hide)

1991-1995 *rTsis dkar nag las brtsams pa'i dris lan nyin byed dbang po'i snang ba, in Thams cad mkhyen pa rgyal ba lnga pa chen po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i gsung 'bum*, reproduced from Lhasa edition (Gangtok: Sikki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1991-1995)

Norbu, Namkhai

1995 *Drung, Deu and Bön*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1995)

Richardson, Hugh E. (理查森)

1952 *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and the Mu Tsung / Khri gtsug lde brtsan Treaty of A.D. 821-822 from the Inscription at Lhasa*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52)

1964 "A New Inscription of Khri Srong Lde Brts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 (1964)

1998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

Sangs rgyas rgya mtsho (桑結嘉錯)

1971 *Baiḍūr dkar po las 'phros pa'i snyan sgron dang dri lan g.ya' sel* (The Vaidurya g.Ya' Sel of sDe-srid Sangs-rgyas-rgya-mtsho), reproduced from original tex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sepon W. D. Shakabpa by T. Tsepal Taikhang, 2 vols. (New Delhi, 1971)

1996 *Phug lugs rtsis kyi legs bshad bai dūr dkar po*, 2 vols (Beijing: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 1996)

Smith, E. Gene

2001 *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edited by Kurtis R. Schaeffer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Snellgrove, David L.

- 1967 *The Nine Ways of Bon: Excerpts from gZi-brji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987 *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87)

Soothill, William E. and Lewis Hodous (eds.)

- 2004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Soymié, Michel

- 1954 "L'entrevue de Confucius et de Hiang T'o," *Journal Asiatique*, 242, 3-4 (1954), pp. 311-392

Stein, Rolf A. (石泰安)

- 1961a *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étaines: Légendes, Classifications et Hist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1)
- 1961b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yas: sBa-bžed* (Paris: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61)
- 1971 "Une lecture des P.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mploi des Mythes Politiques dans la Religion Royale de Sroṇ-bcan sgam-po," in Ariane Macdonald (ed.)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1971)
- 1981 "Saint et divin, un titre tibétain et chinois des rois tibétains," *Journal Asiatique*, 259, 1-2 (1981), pp. 231-275
- 1983 "Tibetica Antiqua I: Les deux vocabulaires des traductions Indo-Tibétaine et Sino-Tibétaine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2 (1983)
- 1984 〈敦煌藏文寫本綜述〉, 耿昇 (譯), 收於王堯、王啟龍 (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 第3卷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
- 1992a "Tibetica Antiqua VI: Maximes confucianistes dans deux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9,1 (1992)
- 1992b 《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 耿昇 (譯)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
- 1992c 〈敦煌寫本中的印藏和漢藏兩種辭匯〉, 耿昇 (譯), 收於王堯、王啟龍 (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 第8卷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
- 1994 〈兩卷敦煌藏文寫本中的儒教格言〉, 耿昇 (譯), 收於王堯、王啟龍 (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 第11卷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年), 頁268-283

Tseng, Te-ming

- 2005 *Sino-tibetische Divinationskalkulation (Nag-rtsis) dargestellt anhand des Werkes dPag-bsam ljon-śin von bLo-bzaṇ tshul-khrims*

rgya-mtsho (Internationa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05)

Thomas, Frederick W.

- 1957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7)

Thu'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土觀羅桑却吉尼瑪)

- 1984 *Grub mtha' shel gyi me long* (Lan kru'u: 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4)
- 2000 《土觀宗派源流——講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義善說晶鏡史》, 劉立千 (譯注)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Tucci, Giuseppe

- 1988 *The Religions of Tib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1999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2 vols. (Bangkok: SDI Publications, 1999)

Uebach, Helga

- 1987 *Nel-pa Paṇḍitas Chronik Me-Tog Phreñ-ba* (München: Kommission für Zentralasiatischen Studien,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7)

Haarh, Erik

- 1969 *The Yar-Lui Dynasty* (København: G. E. C. Gad's Forlag, 1969)

Wangdu, Pasang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 2000 *dBa' bzhed: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the Buddha's Doctrine to Tibe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0)

Wu, Chi-yu

- 1971 "Quatre manuscrits bouddhique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Centrale de T'ai-pei", in Ariane Macdonald (ed.)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1971)
- 1983 〈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卷考察〉, 收於王堯 (編) 《國外藏學研究選譯》(蘭州: 甘肅民族出版社, 1983 年)